[illegible]一

玄宗 四十四年
開元 癸丑 二十九年
天寶 壬午元 十五年

肅宗 七年
至德 丙申元 二年
乾元 戊戌
上元 庚子元
寶應 壬寅

代宗 十七年
廣德 癸卯元
永泰
大曆 大曆丙午元

大曆六年辛亥 卒

五冊 宮殿 宮詞 陵廟 居處
鄰里 題人屋壁 田園
仙道 隱逸 釋老 寺觀
七冊 時 春夏秋冬
八冊 節序 晝夜 夢 月
雨雪 雷雨
宍 壽勳 酬寄
十六 慶賀 殤悼

公生於開元元年
癸丑是時公年
二十四歲

迴　棲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一

遊龍門奉先寺【魯訔】曰龍門在東都河南縣一
名伊闕【夢弼】曰河南府東有龍
門山即禹所鑿三秦記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
點額而還兩山對峙如門然故名龍門是詩乃
公開元二十四
年後遊東都作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師】曰釋書招提菩薩皆古
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招提
者梵言拓鬭提奢唐言四方僧後人傳寫之
訛以拓為招又省去鬭奢二字只稱招提陰壑生
靈籟靈一作虗【夢弼】曰籟音賴靈
籟即風也如雨曰靈雨也月林散清影天闕
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批】臥字可虗可實用天闕語渾
若天閟天潤豈不牽強耶蔡絛
西清詩話荆公云天闕當作天閱對雲臥為親切韋
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
龍門詩也用闕字無疑【彥輔】曰庾肩吾禹廟詩侵雲
似天闕【夢弼】曰天有九闕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

皓

甫宿於招提最高之處則身近天闕勢逼於象緯矣〔補注〕石林詩話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先生詩該衆義者不惟近體嚴於屬對至於古風句對者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以不必屬對為高古何耶

欲覺聞晨鍾。令人發深省。省悉井切悟也〔夢弼〕曰覺居效切寤也〔師〕曰釋氏有聲聞緣覺耳有所聞而悟未若心解為上也其悟道則一聞如香嚴和尚一日掃庵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又如道吾聞巫吹角瞥地大省此得乎聲聞而有所覺者也甫言聽覺忽聞晨鍾令人深有省悟其亦香嚴道吾之儔得於聲聞緣覺者耶

贈李白〔鶴〕曰當是開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後遊齊趙時作〔夢弼〕曰時李白將為梁宋之遊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彥輔〕曰東都洛陽也前漢地理志周人之失巧偽趨利〔余〕曰葛屨詩註其民機巧趨利野人對羶腥〔彥輔〕曰周禮註犬腥羊羶蔬食常

不飽【趙】曰此意似雖日見羶腥之物而其食猶未厭乎藜藿所以對之而增媿則甫之貧困無資可見矣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青一作菁【修可】曰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飢飯其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黛珠食之可以延年

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大一作買【批】野人所嗜者蔬食簞對羶腥故思青精飯耳使有大藥資隱山林絕人迹豈頗見此機巧者乎舊解屑屑難合此其至淺者【趙】曰四句通義雖為兩端則語意不相接蓋詩人不以文害辭以青精飯可謂之大藥矣【彥輔】曰甫客居東都無大藥將隱于山林求青精奈何山林人跡如掃謂兵後絕人烟也

李侯金閨彥【夢弼】曰李侯指白也金閨金馬門也彥美士也漢時凡待詔必於金馬門白嘗供奉翰林故云金閨彥

脫身事幽討【趙】曰李白宜通籍金閨以不得志遂浮遊四方此為事幽討也【師】曰幽討謂窮討幽趣也

亦有梁宋遊【趙】曰白時得還與公同在洛將適梁宋也後之梁亦與公同遊故遣懷詩云昔我遊闕東得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

壚

方期拾瑶草【趙】曰山海經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瑶草江淹別賦云惜瑶草之徒芳蓋以仙境之物義言之耳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批】望嶽而言即齊魯青未了五字雄蓋一世青未了語好夫字誰何跌蕩非湊句也齊魯跋涉廣【洙】曰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夢弼】曰泰山東跨齊魯二國之境眺望其山之青已窮齊魯而其山猶未窮故云青未了也【補註】詩眼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来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如何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

皆如後兩句語雖是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亡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耳

造化鍾神秀 [師]曰鍾聚也

陰陽割昏曉 [夢弼]曰陰陽謂日月也割者分也言泰山之高大日月出没相隱避迭為昏曉也

盪°胷°生°層°雲° [批]對下句若盪胷語不必可解登高意豁自見其趣[趙]曰盪滌也言雲之潤氣盪滌人胷也[澤堂]曰雲生則快胷鳥入則眥決若謂登高快胷則非望嶽詩也晦庵嶽詩似誤用盪胷二字

決眥入歸鳥 [趙]曰眥墻細切目睫也司馬相如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此借用其字入目眥決裂入鳥之歸處言所望之遠也

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夢弼]曰孟子云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補][註]會者期必之辭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鶴]曰當是開元二十四年以後作瑕丘魯負瑕邑石門屬齊州

倢　夜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洙】曰漢制以曹官為掾如室之掾也鞍馬去相尋一云到荒林能吏逢聯璧【洙】曰潘岳夏侯湛每同行人以為聯璧華筵直一金【張銤】曰史記註古人以一鎰為一金一鎰三十兩也晩来橫吹好【夢弼】曰吹尺偽切噓也【沈括】曰漢書班超傳注胡樂有橫吹之名泓下亦龍吟【批】無可取【夢弼】曰泓烏宏切深貌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洙】曰陳書陰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余亦東蒙客【趙】曰東蒙山名公時在兗州故云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日一作月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洙】曰列子曰與北郭生連墻而不相通【趙】曰北郭生指言范十隱居也入門高興發一作【批】下註脚不

得終待親見自喻耳侍立小童清夢弼曰言無塵俗氣也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来吟橘頌修可曰楚詞有橘頌誰欲討蓴羹一作欲與批誰恐是唯字趙曰張翰在齊王冏府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米蓴羹鱸魚膾澤堂曰自吟橘頌恨少討問蓴羹者皆思江海之情也不顧論簪笏悠悠滄海情趙曰公無復簪笏之顧而欲寄情江海

題張氏隱居二首鶴曰古史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於祖徠山號為竹溪六逸又公作雜述亦云魯有張叔卿意叔明叔卿止是一人題張氏隱居豈其人歟詩中不貪遠害之句與白傳及雜述意頗合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夢弼曰詩伐木丁丁澗道餘寒歷氷雪澗道一作澗鳥石門斜日到林丘師曰言張氏所居幽遠也

不貪夜識金銀氣 [沫]曰史天官書敗軍破國之墟下積金銀上皆有氣不可不察以不貪故夜識氣象也 [夢瑤]曰地鏡圖黃金之氣千萬斤以上光大如鏡盤也

遠害朝看麋鹿遊 [師]曰遠于頤切離也公言張氏全身遠害於此與麋鹿同遊也 [澤堂]曰不貪故識寶氣遠害者無害物心也故得麋鹿相親也

乘興杳然迷出處 [沫]曰言不以出處介意也 [澤堂]曰乘興而来不知出山之處如桃源漁父也

對君疑是泛虗舟 [沫]曰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於河有虗舟来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虗己以遊世孰能害之 [師]曰虗舟喻己以遊世也

之子時相見 [夢瑤]曰之子指張氏也

邀人晩興留濟潭鱣發發 濟一作霽 [沫]曰碩人詩鱣鮪發發 [夢瑤]曰鱣諸延切發發魚掉尾貌

春草鹿呦呦 [沫]曰詩呦呦鹿鳴 [師]曰鹿食苹則呦呦而求其類喻張氏之相招也 [澤堂]曰經語入詩何嘗不工

杜酒偏勞勸 [沫]曰魏武帝樂府何以觧我憂唯有杜康酒杜康造酒者

張梨不外求 [師]曰言宴

飲唯園果而已意勤不必豐羨其物也夢弼曰廣志洛陽北邙山有張公夏梨海内唯一樹潘安仁閑居賦張公大谷之梨澤堂曰張梨杜酒對舉賓主姓字善謔之辭

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澤堂曰相顧猶相見未就丹砂愧葛洪趙曰晉書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夢弼曰甫昔與李白有就丹砂之志今相顧飄蓬故於葛洪有愧也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批飛揚跋扈亦謂太白耳正是玅意舊註以為祿山且沒交涉希曰陳子昂詩可憐驄馬史白手為誰雄澤堂曰言白意氣自負飲酒豪橫有若跋扈者此戲語耳

登兗州城樓

鶴曰公以開元二十四年前下第後遊齊趙至此

東郡趨庭曰〔洙〕曰兗州漢之東郡〔夢弼〕曰公父閑嘗為兗州司馬公時省侍之故云趨庭

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批〕俯仰海岱語何地無之〔王禹偁〕曰海岱東海泰山也青徐二州也皆與兗相接

孤嶂秦碑在〔洙〕曰秦本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諸生刻石頌德李斯作文

荒城魯殿餘〔洙〕曰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云漢恭王餘之所立遺漢中微未央及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

從來多古意

臨眺獨躊躇也〔夢弼〕曰躊直由切躇直魚切躊躇猶豫〔師〕曰甫感時懷古臨眺之際躊躇而不能去矣〔澤堂〕曰秦碑魯殿皆古蹟故為之躊躇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鶴〕曰主簿即任城許主簿當是開元二十九年至兗州與許進南池時相先後今詩云東嶽雲峯起則是在兗州甚明

東嶽雲峯起〔澤堂〕曰雲峯如峯之雲也

溶溶滿太虛〔夢弼〕曰東嶽泰山也公羊

傳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震雷翻幕燕【洙】曰左傳季札曰夫子在北猶燕巢幕上

驟雨落河魚河一作溪【澤堂】曰驟雨時河魚緣水氣上騰落於平陸今皆有之座對

賢人酒【洙】曰魏志鮮于輔曰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門聽長者車【夢弼】曰長者車指許主簿也

相邀愧泥濘【夢弼】曰濘乃定切淖也騎馬到堦除

已上人茅齋【歐陽脩】曰僧齊己也善吟詩知名於唐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

江蓮搖白羽江一作紅【夢弼】曰白羽謂扇也釋書楞伽經贊曰善禪師折蓮為羽名曰羽蓮

天棘蔓青絲【趙】曰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土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改蔓為夢又釋天棘為柳皆非也【澤堂】曰以扇比葉以絲比蔓

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趙】曰支遁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遁公蓋言我空忝

許詢之流而難酬對支遁所以羨已上人也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鄭曰宛於爰切洙曰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鋒稜瘦骨成張来曰馬以神氣清勁為佳不在多肉故云竹批雙耳峻趙曰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濶夢弼曰空濶謂遠也真堪託死生批彷彿老感亦無玄黃亦無牝牡洙曰如高歡之的盧是可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畫鷹

素練風霜起批素練如霜謂未畫時絹色耳張孝趙曰言鷹之威猛如風霜也蒼鷹畫作殊夢弼曰作藏各切又側箇切造也攫身思狡兔鄭曰攫苟勇切洙曰攫身

絛 적 鏇 선 도래쇠

猶竦身也狡猾也疾也【補註】側目似愁胡【趙】以碧眼言之【洙】曰隋魏彥深鷹賦望似愁胡

絛鏇光堪摘【鄭】曰絛他刀切編絲繩也鏇徐劍切圓轉軸也【夢弼】曰言畫之絛鏇光澤而可

摘取也【澤堂】曰逼真如此軒楹勢可呼【夢弼】曰言畫之勢可呼以獵【澤堂】曰坐齋軒楹可近

以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補註】班孟堅西都賦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

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鶴】曰唐志臨邑屬齊州在河南道按五行

志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是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齊其一也

二儀積風雨【夢弼】曰天地曰二儀百谷漏波濤【批】大家數語彌字好【洙】曰老子

江海為百谷王聞道洪河坼遙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洙】曰謂當

職司水之官郡國訴嗷嗷【洙】曰嗷嗷聲也舍弟卑棲邑【洙】曰仇覽為主簿人

謂之栖鸞於荊棘言位職卑下【澤堂】曰栖卑邑與領簿曹作扇恐古本錯書防川領簿曹
【沫】曰堤防也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沫】曰以版夾土而築也書傳得說於
版築之間難假黿鼉力【趙】曰謂無是物以為橋梁也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
以黿鼉為橋梁【補註】黿愚袁切似鼈而大空瞻烏鵲毛【沫】曰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燕
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沫】曰泛濫至於燕南濟上皆漂沒也螺蚌滿近
郭蛟螭乘九皐【沫】曰泛濫故螺蚌在陸蛟螭在霄漢徐關深水府【夢弼】曰徐
關今齊州為水所浸盡成水府也碣石小秋毫【夢弼】曰碣石乃冀州海畔之山為水所浚
其細如秋毫也白屋留孤樹【趙】曰白屋已漂矣惟孤樹存焉青天失萬艘天之
作雲【批】隨事有氣無不可寫【夢弼】曰艘蘇曹切船之總名【趙】曰萬艘乘漲速去於青天長遠之間須刻之
中望之若失矣吾褭同泛梗【夢弼】曰梗古杏切利涉想蟠桃【沫】曰山海經東

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倚賴天涯釣倚一作却〔澤〕〔塋〕曰釣當作想猶能掣巨鼇〔趙〕曰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師〕曰青意以此職司大手必能治河邑之所倚賴也故云〔夢弼〕曰掣天列切挽也〔補注〕范德機曰末句是用寬其意者也

冬日有懷李白〔鶴〕曰古人和詩第一和其意而不和其韻或有用其一韻者起此詩是和李白贈公詩按段承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尭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詩云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烟歸碧海少鴈度青天遥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盖用第三韻遅字李詩秋作而此冬作也當在乾(開)元二十九年冬作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趙〕此與出處别謂他種樹為隱者之計我之不忘如角弓以其詩故也〔夢弼〕曰忘無故切遺也嘉樹傳角弓詩皆指李白之不可忘也〔洙〕曰左傳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来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于李氏

夾

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澤堂〕曰言曾與白相從賦詩如宣武之賦詩

裋褐風霜入〔夢弼〕曰裋音豎〔洙〕曰漢書貢禹裋褐不完註云裋者謂僮豎所着布長襦也褐毛布也〔澤堂〕曰裋當作短此句則與還丹為對不可不稱短

還丹日月遲〔鶴〕曰還丹九轉丹也九徧循環然後成就服之可使延年故云日月遲〔夢弼〕曰此言白有仙風道骨所燒還丹亦可以遲延日月然後成也〔洙〕曰道經言還丹能使人長生

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趙〕曰公自言無因乘興如王子猷訪戴而去徒與白有效龐德公隱鹿門山之期約也

龍門

〔鶴〕曰當是天寶初在東都作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夢弼〕曰河南志龍門驛在河南〔澤堂〕曰行近則樹出此道途之景也

氣色皇居近〔洙〕曰東都也

金銀佛寺開〔公自註〕山有佛寺金

碧照耀最為勝槩【批】曰此盖謂山有奉先寺佛地有金色世界銀色世界往来時屢改来一作還川陸曰悠哉陸一作水相閲征途上生涯盡幾回【批】曰

在龍門閲視征行之人盡此生涯能幾回【批】曰謂人與山相閲於途上到幾番来往生涯盡乎甚苦辭

天寶初南曹小司冦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數峯嶔岑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批】曰此亦詩之序也

不當為題合題曰假山唐志吏部貟外郎二人一人判南曹為尚書侍郎之貳盖亦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今題曰南曹小司冦則小司冦為刑部侍郎而唐未聞以侍郎判南曹豈郎亦得稱為小司冦耶太夫人指公之祖母盧氏按年譜天寶三載盧氏卒

一匱功盈尺【註】曰書為山九仞功虧一匱匱土籠也盈尺一尺而已三峯意出
羣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註】曰陸機草木疏云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述異記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香
爐曉勢分【註】曰廬山有香爐峯【[illegible]】曰即詩序云承諸梵香瓷甌是也惟南將獻
壽【註】曰詩如南山之壽佳氣曰氤氳【[illegible]】曰易繫辭曰天地氤氳註氤氳交密之狀

春日憶李白【註】曰按舊史云白天寶初客遊會稽與吳筠隱於剡中今公詩有江東之句蓋其時也【[illegible]】曰李太白才逸氣豪與陳拾遺齊名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輕薄殊極沈休文又尚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陳李二集律詩全少又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聲律能優故戲公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

白也詩無敵一作數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鄭曰庾信字子
山在周為車騎將軍開府夢弼曰庾信本集序齒雖耆宿文更新奇俊逸鮑參軍夢弼曰鮑
照文辭贍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物
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
才盡而然也照為臨海王參軍雪浪齋記云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渭北春天樹江
東日暮雲李泰伯曰渭北子美所居江東白之所在也澤堂曰以其貼情靠境遂開後人熟套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希曰李白詩自云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此殆因
白有是詩故云趙曰論文而至細始盡其妙矣非李
杜莫造也遯齋閑覽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子
美為第一太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子美
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
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子美則悲懽窮泰發斂抑揚
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
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
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

籍若貴介公子者盖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窺哉此子美之所以先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胡苕溪云庾不能俊逸鮑不能清新白能兼之此其所以無敵也

李監宅二首 一作李盬鐵 趙曰按靈怪録李令問開元中為秘書監好美服珍饌以奢聞於天下其炙驢罌鵝之屬慘毒取味今詩有異味重之句乃令問乎

尚覺王孫貴 朱曰王孫王者之後亦相尊敬之稱 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 夢弼曰前漢罽賓國出孔雀隋長孫晟貴盛嘗畫二孔雀於屏間以擇壻令射中目者為壻 褥隱繡芙蓉。師曰隱如隱几之隱倚也 夢弼曰褥而蜀切氊褥也謂褥刺繡文為荷花也 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 夢弼曰按楚國先賢傳孫雋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玄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潛

曰李之女壻近於昔之乘龍者

華館春風起高城烟霧開雜花分户映嬌燕入簷迴

批點綴纖媚

一見能傾盖厓懷只愛才盤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鮑曰任城縣屬兖州鶴曰此詩公遊齊趙至兖時所作當是天寶元年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凉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氊

洙曰王獻之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室盗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偷驚走師曰甫悲秋而思故鄉故有是句

歇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鶴曰舊史宋之問傳中宗增置修文舘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杜審言首膺其選當時榮之公與之有世契

宋公舊池舘。零落首陽阿。鶴曰首陽山在河南府宋有別墅在焉

枉道祗從入。吟詩許更過。批謂之問徃矣一任作詩過之尊慕前輩自歎之詞趙曰凢枉道而遊者有任其入況能詩者而不許其過乎則公自負可知矣補註秪適也澤堂曰題有過字乃枉過既不憚枉入又許更過而吟詩皆珎重思慕之意批與註皆失之

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批他人閒花野草之感真不知其可厭耳[illegible]曰淹留駐迹之義欲問耆老員外平日之事所以為之淹留員外亡矣其莊空存對此山河徒寂寞耳

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師曰宋員外與弟執金吾居此甫枉道過之金吾已死洙曰馮異每所止舍獨居樹下軍中呼為大樹將軍鶴曰舊史之問弟之悌有勇力開元中右羽林將軍故云將軍初不曾為金吾也

夜宴左氏莊 [鶴]曰公未得鄉貢之前遊吳越下第之後遊齊趙此因聞吳詠而思其地也是天寶二三載間作

風林纖月落 [批]是起興 衣露淨琴張 [銳節]曰月落露下言夜深也 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堂 [批]景語閒曠 檢書燒燭短看劍引盃長 看一作說看劍一作煎茗 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批]豪縱自然結趣蕭散 [夢弼]曰言其聞吳人之詠故有扁舟五湖之趣

鄭駙馬宅宴洞中 [鶴]曰按鄭潛曜尚明皇臨晉公主廣文學士虔之姪也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青琅玕 [夢弼]曰琅玕石之似玉者此謂簟之色有如琅玕之青也 春酒盃濃琥珀薄 [洙]曰琥珀是千年茯苓所化言酒色如琥珀也[夢弼]曰琥珀玉屬此言以琥珀為盃也 冰漿椀碧瑪瑙寒 [鄭]曰瑪音馬瑙乃老

微

切石次王[夢弼]曰此言以碼瑙為椀也魏文帝碼瑙勒賦序碼瑙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因以名

誤疑茅堂過江麓 堂一作屋 已入風磴霾雲端 磴[夢弼]曰丁鄧切磴道也言其石磴之高也[澤堂]曰二句一意

自是秦樓壓鄭谷 [趙]如此秦樓鄭谷亦是劉見[洙]曰秦樓以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得仙故曰秦樓鄭谷以鄭子真耕於谷口故曰鄭谷

時聞雜佩聲珊珊 [師]曰指公主之環佩也

重題鄭氏東亭

[公自注]在新安界[鮑]曰即駙馬鄭潛曜新安縣在河南府當是公天寶三年在東都宴洞中是夏作此詩乃秋作故云重題

華亭入翠微 [洙]曰爾雅釋名山未及上曰翠微山氣青縹色故曰翠微[夢弼]曰言亭之最高也

秋日亂清暉 崩石欹山樹 清漣曳水衣 [夢弼]曰詩魏風河水清且漣漪註水成文曰漣水衣苔也

紫鱗衝岸躍 蒼隼護巢歸 [夢弼]曰隼

鷙鳥也 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公自註】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鶴】曰李北海即李邕唐史天寶初邕為汲郡北海二太守歷下亭在齊州以有歷山故名此詩當作於天寶四載

東藩駐皁蓋【夢弼】曰青齊皆山東之國故稱東藩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

北渚凌清河【夢弼】曰北渚即北海郡清河乃濟河郡北北渚與清河蓋相近也

海右此亭古右一作內【[illegible]】曰此亭乃李之芳所創居海之右

濟南名士多【趙】題扁適當如此【趙】曰濟南指濟州名士題註所謂邑人蹇處士等也

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趙】曰言既有雲山之清興又有玉佩之人歌以侑飲取詩瓊琚玉佩者也

脩。竹。不。受。暑。【補註】螢雪叢說老杜詩詞酷愛下受字蓋自得之妙不一而足如脩竹不受暑輕燕受風斜吹面受和風野航拾受兩三人誠用字之工也然其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只是平易雖曰似俗其實眼前事爾

交。

侵

流。空。湧。波。師曰傍有脩竹清陰森爽了無暑氣雖曲水流觴竟不如此故云希曰濟河與鵲湖互見所以謂之交流亦前句北渚凌清河之意

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師曰此亭韜藏真趣俗士莫知惟賢者遇此欣愜奈何興未闌而日已西頹也

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夢弼曰重儲用切再也趙曰文選有韋以物後此非特言邕當之官而各別又見公之不趨貴以為夸矣彼賤丈夫者冀宵燭之末光分王畢之餘瀝而不知耻與公有間矣師曰貴指言李北海賤甫自謂也貴賤雖殊其為事物所役則一人生天地間勞形體疲精神歡會時少怨別時多恐此一會罷難與公再獲過此甫所悵惜也澤堂曰詞傲而意傷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夢弼曰清湖指鵲湖也今齊州廨舍中大池是也水北曰陰亭居鵲湖之北故云或隱或見言昏明異候也

跡籍臺觀舊鄭曰觀古玩切釋名

觀於上觀望也此亭乃圖籍所載後齋築作臺觀遺跡猶存今之芳因其舊跡敞以新亭也氣溟

海嶽深〔趙〕此籍此溟亦為北海韋帥〔師〕曰謂此城憑岳帶海海嶽之氣溟濛然深遂也圓荷

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趙〕曰指物感槩蓋詩人之興〔鄭〕曰堞城上垣也〔鶴〕曰圓荷以言

湖中所植者亭在古城故曰遺堞〔師〕曰之芳跳鵲湖種圓荷修飾雉堞至今人感思之芳宴此

時具俱一作哀絲千古心絲一作絃〔趙〕曰禮記絲聲哀〔師〕曰歷下之城廢興非一代

觀今感昔哀樂之情一寫之琴瑟而已主稱壽尊客〔夢弼〕曰稱擧也主人重客故擧觴為

壽〔洙〕曰曹植詩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筵秋宴北林北一作密〔洙〕曰詩賓之初筵左右秩

秩不阻蓬蓽興〔洙〕曰蓽荊織門也〔趙〕曰蓽藩落也謂亭處幽遠故有蓬蓽之興得兼

梁甫吟得兼一作兼得〔師〕曰蓬窓蓽户甫自言貧賤之居昔諸葛亮嘗作梁甫吟〔澤堂〕曰宴非為

已設而時主人許叅得兼為梁甫之吟蓋為不稱意之詞

登歷下古城貟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芳

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　李邕

吾宗固神秀【題】曰吾宗指李之芳蓋體物寫謀良【題】曰人稟神秀之氣能體物景寫其謀謨創造此亭頗有長人之智也形制開古跡【題】曰舊有此亭而之芳新之層曾冰延樂方【發明】曰曾與層同積也重也【韻】曰謂此亭夏月陰凉如積冰然可以延引歡樂之方耳方讀如方術之方【澤堂】曰擾紙上文句而加註解只得如此然層冰樂方必有故事北海學極博不可考矣太山雄地理巨壑耿雲莊【師】曰按地理志此古城枕太山之麓極爲雄壯又襟帶濟水巨壑即溪壑之接濟水者水氣在天爲雲雲莊即雲氣屯聚如莊然莊者屯聚之義耿言襟帶之遠也高興汩煩促【無】曰謂陰凉之氣爽人也【補註】促急迫也永懷清典常【師】曰言之芳以常道化民風俗肅清人懷其惠[illegible]

忘也【澤堂】曰高興可止煩促長懷欲清與常舍弘知四大【洙】曰易舍弘光大老子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此借用言四方廣大無所不見也【澤堂】曰狀臨眺之雄出入見三光【洙】曰日月星為三光【師】曰太山高大日月星辰迭為隱見一出一入皆憑高可以望而見之負郭喜粳稻【師】曰負郭者倚郭也【趙】曰粳嘉彭切稻屬【夢】安時歌吉祥【此】邑詩殆不可曉【師】曰觀負郭粳稻之稔足知為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從而歌之也【夢趙】曰莊子太宗師篇安時而處順【澤堂】曰李北海遂學奇文詩非所長故倔強踈鹵如此唐時李習之樊宗師詩亦類此今皇明學士詩律多如此人以為高妙而至不可觧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暫如臨邑至𡺚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魯】曰𡺚助麥切【鶴】曰臨邑唐屬齊州𡺚山湖即鵲湖也𡺚與鵲必有一誤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洙】曰鼉吼則風起魚

跳日映山【洙】曰日暖魚跳躍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趙】曰詞伯
指李貪外李應在青關故有却望之句【夢弼】曰青關地名藹藹生雲霧唯應促駕
還【夢弼】曰謂天將雨故督車馬速歸也

行次昭陵【夢弼】曰唐太宗廟陵在醴泉縣西【鶴】曰按天寶五載詔天下通一藝者詣
京師公自東都西歸應詔故道經昭陵也當是天寶五載長安作

舊俗疲庸主【洙】曰舊俗謂隋民主謂煬帝疲困也羣雄問獨夫【趙】有典有
則書獨夫紂羣雄如李密之流也識歸龍鳳質【洙】曰識書也按唐紀太宗方四歲有書生
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威定虎狼都【洙】曰蘇秦傳秦虎狼之國謂先定關中也天
屬尊堯典【洙】曰文子天屬也謂高祖禪位于太宗【希】曰高祖謚神堯又遜位如堯故以其法廣
為堯典神功協禹謨【魯】曰謂親定九州也【趙】曰謂禹成厥功而書有大禹謨也【希】曰太宗

有九功之德可歌如禹也風雲隨絶足【趙】曰魏文與孫權送馬書曰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之矣【夢弼】曰雲從龍風從虎時李靖之徒皆以風雲並會隨馬足而奮也日月繼高衢【批】状他父子間意【洙】曰日月相繼而明也謂高祖禪位文物多師古【洙】曰文物典章左傳文物以紀之師古謂以古為師猶稽古也朝廷半老儒【洙】曰太宗之時朝廷多老儒碩學【趙】曰老儒謂房杜之徒直詞乙寧戮辱可【趙】曰如魏鄭公王珪之諫諍賢路不崎嶇【趙】曰言不難於進用如用馬周之才也往者厂災猶降ㄴ蒼生喘未蘇【夢弼】曰謂隋之亂蒼生僅存殘喘也【澤堂】曰魏徵勸帝行仁義帝從之貞觀初歲旱關中大饑上勤而撫之未嘗差怨其後果致豐富至斗米三四錢上有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之語此詩所謂蒼生喘未蘇等語正指此事若謂指隋大亂則與首句架疊其曰災猶降者亦大歇矣註說非是指揮安率土呂盪滌撫洪鑪【歐陽】曰謂陶成天下如洪爐爾壯士悲陵邑【洙】曰陵邑陵廟也有奉邑

幽人拜鼎湖〔洙〕曰鼎湖黃帝鑄鼎鼎成而仙去後世名其地為鼎湖〔趙〕曰言天變未弭而指麾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則言太宗之意猶欲勤兵於遠也立志方如此遽爾昇遐故繼之而有陵邑之悲鼎湖之拜也玉衣晨自舉〔修可〕曰玉衣貴人死者珍異之衣謂典衣逐時整頓帝服也漢武故事高皇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平帝時哀帝廟衣自在柙外鐵馬汗常趨〔趙〕上句寂寥下句英爽皆玄恩八冥矣〔夢弼〕曰言神無所不游也天寶故事安祿山反昭陵奏石人馬皆有流汗松柏瞻虛殿虛一作靈〔師〕曰古者陵廟多植松栢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洙〕曰易開國承家流恨滿山隅〔師〕曰追想太宗開國之日今無英雄之主如太宗以安天下是以流恨也

飲中八仙歌〔洙〕曰按唐史李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傲放不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修可〕曰蔡絛云此歌重疊用韻古無其體當質

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批］漸人不害騎馬而喜乘船杜盖嘲之［朱］曰唐文苑傳賀知章會稽人少以文詞知名為太常博士性放曠善謔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晚年尤加縱誕自號四明狂客［補註］曰醉眼昏花若墜落於井中水底眠卧不知身世之所在此特形容其曠達之意非真然也

汝陽三斗始朝天［朱］曰汝陽王璡睿宗之孫讓皇帝憲之子［師］曰唐史拾遺汝陽王璡嘗於明皇前醉不能下殿上遺人掖出之璡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

道逢麴車口流涎［夢弼］曰麴車載麴車也嗜酒故逢麴車則口流涎麴車與下句移封酒泉皆非實事特託言之耳

恨不移封向酒泉［朱］曰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曰戲其好飲之急［趙］

左相日興費萬錢［朱］曰唐書李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丞相後為李林甫陰中罷

崔宗之宰相日用之子襲
封齊國公學通古訓詞
高典冊才氣声華邁時
獨步杜於開元中爲起居
郎再遷禮部員外郎
遷本司郎中十年三入終於
右司郎中年位不充海內
歎息之好學寬博有風
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

自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御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来夢弼曰言日興費萬錢者如晉何曾日食萬錢謂每日之興便如此也澤堂曰日興日用也**飲如長鯨吸百川**夢弼曰言其飲之多乃所以戲之也**銜盃樂聖稱避賢**避一作世啓手筆云杜子美八仙歌啣盃樂聖稱避賢正用適之詩語今所行本語以爲世賢絕無意義蓋世字時太宗諱豈敢用哉師曰酒有清有濁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樂聖言樂聖人也**宗之蕭灑美少年**洙曰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舉觴白眼望青天**夢弼曰言宗之以酒笑傲青天視造化如小兒耳師曰晉阮籍能爲青白眼見賢士青其眼見庸士白其眼**皎如玉樹臨風前**洙曰晉謝玄答叔父安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蘇晉長齋繡佛前**修可曰蘇晉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

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蓋彌勒佛即布袋和尚也常於市中飲酒食猪首時人無識之者醉中往往愛逃禪【夢弼】曰逃禪謂逃去而禪坐耳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夢弼】曰李白傳字太白山東人天寶初客會稽與道士呉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于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飮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於酒肆醉矣召入宮人以水洒面即令秉筆須之成十餘章甞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遊江湖後醉死宣城天子呼来不上船【之功】曰唐范傳正作白墓碑曰玄宗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蜀人謂衣領為船也【師】曰不上船不即時上船以其醉也杜贈李白曰龍舟移棹晚盖謂此爾自稱臣是酒中仙【洙】曰賀知章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張旭三盃草聖傳【夢弼】曰此以張芝比張旭也呉郡張旭善草書每飮醉輒草書呼叫狂走揮筆大叫或以頭濡墨而書醒後自以為神時人號為張顛自言始見公

主擔夫爭道而得其意觀公孫大娘舞劒而得其脫神後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帽露頂王公前〔夢弼〕曰張旭為人酒禿脫帽則露其頂此所以戲之也揮毫落

紙如雲煙〔夢弼〕曰潘岳楊荊州誄動翰如飛落紙如雲焦遂五斗方卓然

高談雄辯驚四筵〔批〕不倫不理各極其平生極其醉趣古無此體無此妙謂為八仙甚稱八篇近之吾意復如題畫人目一二語集之成歌像其醉中矢口而成便見佳趣第難為拘檢者道耳〔師〕曰唐史拾遺云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詰如注射時目為酒吃〔補註〕詩人玉屑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二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近時論詩者曰此歌一首是八段不嫌於重用韻也按子美此詩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為題則是一歌也此歌首尾於船字韻中押未嘗移別韻則非分為八段盖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況於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沈浮亂水玉愛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討胡愁李廣奉使侍張騫又曰如公

落

畫雄雋志必在騰騫一篇押二騫字也子義詩如此類甚多雖然子美非刱意為此者蓋有所本也按文選載古詩曰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一篇押二促字也王仲宣從軍詩曰連舸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也古人詩自有體格杜子美亦倣古人之作耳其餘詩人如此疊用韻者甚多不可具舉意到即押耳奚獨於飲中八仙歌而致恠耶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彥輔曰按史睿宗長子憲本名成器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讓儲位封為寧王薨謚曰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郡王

特進羣公表洙曰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特進漢官也兩漢魏晉以加官表儀表也天人夙德升洙曰邯鄲淳見曹植才辯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夙早也霜蹄千里駿洙曰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夢弼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風翮九霄鵬洙曰莊子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服禮

主擔夫爭道而得其意觀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脫神後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脫

帽露頂王公前【補註】曰張旭為人酒禿脫帽則露其頂此所以戲之也**揮毫落**

紙如雲煙【補註】曰潘岳楊荊州誄動翰如飛落紙如雲**焦遂五斗方卓然**

高談雄辯驚四筵【批】不倫不理各極其平生極其醉趣古無此體無此妙謂為八仙甚稱八篇近之吾意復如題畫人目一二語集之成歌像其醉中矢口而成便見佳趣第難為拘檢者道耳

【補註】曰唐史拾遺云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詰如注射時目為酒吃【補註】詩人王屑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二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近時論詩者曰此歌一首是八段不嫌於重用韻也按子美此詩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為題則是一歌也此歌首尾於船字韻中押未嘗移別韻則非分為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況於歌乎如遠人送瓜詩曰沈浮亂水玉愛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寄貟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討胡愁李廣奉使侍張騫又曰如公

焦遂事未詳　陶峴彭城子孫也開元中宅昆山豊
四時遊江湖製衣三舟一自載二賓客三飲饌丘
布衣焦遂進士孟彥深與進士孟雲卿又置僕妾
女樂一部於舟中奏清商曲於江湖時号水仙云　品彙

求毫髮趙曰言於禮無纖毫違背夢弼曰左傳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推忠忘寢興

推一作惟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批言其不藉貴勢語獨精嫩洙曰不挾貴

也仙醴來浮蟻洙曰醴一作醞奇毛或賜鷹洙曰隋文帝賜揚素白花角鷹

夢弼曰玄宗賜王名鷹也清關塵不雜洙曰會稽典録丁寬門無雜賓劉孝標論不雜風塵

夢弼曰此謂門下無雜賓中使日相乘洙曰吳志中使口食之物相望於道夢弼曰謂天子

遣使問也寵晩節嬉遊簡夢弼曰謂不以嬉遊為務也平居孝義稱自

多親棣蕚洙曰友愛兄弟也鶴曰舊史讓皇帝傳玄宗於興慶宮西南置樓四面題曰花蕚相

輝之樓諸王遊踐之所中使相望或近郊從禽或別墅追賞讓皇帝薨葬于橋陵號為惠陵雖上表懇辭新

史四方所獻酒酪異饌皆分餉之此詩雖述玄宗眷待其父之事然雖傳亦云帝愛之夢弼曰詩小雅常

棣燕兄弟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誰敢問山陵批山陵指祖宗此十字最有體氣味甚長

翠堂曰山陵似指宗社言宗藩親厚誰敢議社稷宗廟乎如問鼎之問

學業醇儒富 渼曰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辭華哲匠能 辭一作才 秦曰殷仲文詩哲匠感蕭辰

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 批語亦健壯 渼曰羲其書翰也 夢曰吳質答魏太子牋攡藻下筆鸞鳳之文奮矣

精理通談笑 渼曰雖談笑皆精於理

忘形向友朋 渼曰不驕也

寸腸堪繾綣 夢曰腸一作長謂寸長必取也

一諾豈驕矜 夢曰謂其不自大也前漢季布傳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已忝歸曹植 夢曰甫與王心腹相知如邯鄲淳之歸休于曹植也 渼曰公以況己之與汝陽王也 翠堂曰曹植魏王子故況之

何知對李膺 渼曰後漢杜密傳黨錮事起密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范滂母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 夢曰甫自謂對汝陽爲李杜謙之之辭也

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 夢曰要伊消切約也 渼曰子羨自言雖蒙招要之恩而禮意崇重非力

所能勝也披霧初歡夕注曰衛瓘見樂廣曰見此人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夢弼曰甫
序初見進時也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鴈宿張燈夢弼曰此
言燕集之時也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石曰猶河朔避暑之會硯寒
金井水注曰荊州記盖陽有金井數百古老傳金人以杖撞地輒成井簷動玉壺冰
注曰鮑明遠詩清如玉壺冰夢弼曰此序汝陽招要崇重之息歷夏秋冬三時之久也瓢飲唯
三遷注曰顏回一瓢蔣詡三遷夢弼曰此下甫自言居貧辱宴遇也巖栖在百層夢弼
曰陳無己本作巖栖異一塍塍神陵切稻畦也嵇叔夜絕交書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謙持蠡
測海謙一作且注曰東方朔論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瓠瓢也夢弼曰蠡来戈切蚌屬師曰
今辱宴會酒量非公敵故云況挹酒如澠注曰左傳昭十三年有酒如澠有肉如陵註澠
食陵切水名出齊國夢弼曰此謂錫宴行觴也鴻寶寧全秘注曰劉向傳上復興神仙方術

元

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註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不漏泄也丹梯庶可

陵【洙】曰謝玄暉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夢弼】曰謂淮南王有鴻寶秘書而不以示人今雖無隱於甫使甫得以親近故也淮王門有客有一作下【洙】曰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有八

公之徒終不愧孫登【趙】上下不相紹徒押韻見意後來陳黃祖述皆過【洙】曰晉書隱逸傳孫登好讀易撫一絃琴嵇康從之遊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媿孫登【夢弼】曰甫以淮南比汝陽而不自媿於孫登也【溪】【堂】曰登亦仙徒雜淮南引之不妨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公自注】甫從姑之子【鶴】曰唐志比部屬刑部當是天寶五載自河南歸應詔時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洙】曰謂蕭梁相國何

日帝王孫[沫]曰梁武帝姓蕭 蘊籍爲郎久[沫]曰以蘊藉而爲郎東觀漢記桓榮

溫恭有蘊藉文類日寬博有餘也 魁梧秉哲尊[夢遊]曰周勃傳魁梧奇偉梧一音悟梧者

言其可驚悟也書酒誥經德秉哲 詞華傾後輩[夢遊]曰傾倒也使後輩見之皆傾倒也

風雅謌孤騫[師]曰騫騰也言飛騰無與之偶故曰孤騫 宅相榮姻戚[沫]曰晉魏

舒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後爲公[趙]曰蕭兒杜

家之外孫故比之爲魏舒也 兒童惠討論[趙]曰方兒童時得蕭兒惠以討論之益也[盛][功]

曰惠聰慧也 見知眞自幼謀拙愧諸昆[沫]曰子義與蕭爲姑舅之昆仲漂

蕩雲天濶[沫]曰言相去遼遠也 沉埋日月奔[沫]曰言歲月易失[澤堂]曰即日月

籠鳥乾坤水萍之意 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趙]曰言見知於蕭兒己自幼時

而自後謀拙則每愧諸兒其謀拙者何漂蕩於外而不能仕進以致君也[澤堂]曰竊比稷契之餘恨中

散山陽鍛洙曰嵆康爲中散大夫性絶巧而好鍛夢弼曰鍛都玩切小冶也山陽漢屬兖州

愚公野谷村修可曰韓子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爲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爲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以臣爲愚遂名爲愚公谷夢弼曰愚公谷在清州臨淄縣寧紆

長者轍可洙曰陳平以席爲門門多長者車轍夢弼曰當時子羨在兖青之間自以爲其居僻矣而蕭兄來顧之也或又謂譏蕭兄之不來訪我也歸老任乾坤夢弼曰言無求於人也

今夕行鶴曰天寶五年自齊趙西歸至咸陽時作

今夕何夕歲云徂洙曰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鮑曰謂除夕也若曰歲月其徂同一冬可耳指今夕爲歲徂其除夕明矣更長燭明不可孤趙曰孤乃孤負之孤李陵書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是也師曰今世誤多用辜字殊不知辜乃辜罪之辜而非孤負之孤澤堂曰專爲博劇而作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爲歡娛博塞一作賭博洙曰說文

曰博局戲六著十二棊古者烏曹作博尹文子曰博
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說苑曰塞行棋相塞謂之
塞也莊子問穀奚事博塞以遊塞先代反〔國〕曰漢
書註云行棊也行棊子以相塞即今世奕棊也
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盧一作牟〔纂補〕曰
左傳馮陵敝邑〔師〕
曰五白即今骰子李白有連呼五白行六博蓋古人
用六隻骰今人亦然梟盧博采也如今博采有豬有
豹是也〔沫〕曰屈原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注梟勝
也牟倍勝也五白博齒也劉毅於東府聚摴蒲大擲
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
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
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
答既而四字俱黑其一子博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
成盧毅意殊不快也〔趙〕曰盧勝之名也慕容寶與韓
黃李根等摴蒲誓之曰世云摴蒲有神若富貴可期
顧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袒跣大叫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
圖〔趙〕曰如劉裕劉毅慕容等皆一世英雄猶
如此蒲博則今夕邂逅相遇未必非良圖君莫笑

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批】不深不淺【朱】曰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蒲一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前漢蒯通傳守儋石之儲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甕為儋石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者一人所負儋也音義云儋丁濫切【師】曰詩言及此蓋以博奕者世之所賤以為不羡之事甫以客舍歡笑無害於理孰謂非良圖乎【補註】輸春朱切說文委輸也又俗謂負為輸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能】曰韋濟韋嗣立子自河南尹遷尚書左丞

有客傳河尹【批】令人稱河南尹曰河尹豈不傳笑【公】【自註】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澤堂】曰詩云河尹天明坐莫辭唐人固有此語矣逢人問孔融【朱】曰河尹河南尹也孔融公自比也【趙】曰見問者河南尹也故得以孔融為比蓋李膺為河南尹而孔融造門為上客也

青囊仍隱逸【夢弼】曰甫自言逸居幽隱也【朱】曰晉郭撲抄於陰陽筭曆有鄭公者客居河東

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通五行章甫尚西東洙曰章甫儒冠也孔子居宋冠章甫之冠夢得曰甫自謂蹤跡無定也鼎食為門戶趙曰鼎食者列鼎而食以言河南之貴詞場繼國風夢得曰又羨韋尹之善詩可以繼詩之國風也尊榮瞻地絕夢得曰言韋尹地望崇高也踈放憶途窮趙曰踈放公自謂也憶途窮言韋尹憶問之也澤堂曰以下皆窮途踈放之狀濁酒尋陶令夢得曰謂以濁酒自適也陶淵明字元亮性嗜酒常為彭澤令丹砂訪葛洪趙曰祈心於避年故訪葛洪夢得曰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江湖漂裋褐裋一作短鄭曰裋臣庾切敝布襦褐胡葛切短衣洙曰漢書貢禹裋褐不完夢得曰謂避地而流落於潭湘也霜雪滿飛蓬洙曰詩首如飛蓬澤堂曰頭內之比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趙曰言天地廣大而我獨牢落鞅挾道術竟於周流之際成空而無用澤堂曰乾坤如是其大而此身周流道術成空河尹謬以仙

客知我所以恐人笑我如揚子也**謬慚知薊子**言馬下【沫】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

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夢弼】曰薊子比韋氏甫自慚見知韋氏也

真怯笑揚雄【沫】曰揚雄解朝曰子迺以鴟梟而笑鳳凰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

笑子之病甚【夢弼】曰甫以貧寒為時訕笑有若揚雄為當世所嘲也**盤錯神明懼**【沫】曰虞詡

傳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治政咸稱神明【夢弼】曰盤錯言政事煩劇韋尹善能割斷人畏其

威如神明也【澤堂】曰懼使人畏懾也**謳歌德義豐**【趙】曰如鄭歌子產漢歌岑君是也【澤堂】曰

復言河尹為民人所畏愛自比隱遁之士無人與之接話蓋有感於河尹之問已也**尸鄉餘土**

室難說祝鷄翁難說一作誰話【夢弼】曰甫自比也【沫】曰後漢地理志偃師有尸鄉列仙傳

祝鷄翁居尸鄉山下養鷄百餘各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鶴】曰土室謂依土山以為室

贈韋左丞丈濟【公自註】濟之兄洹亦為給事中【鶴】曰舊史天寶七載韋濟為河

南尹遷尚書左丞

左轄頻虛位 修可曰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擧憲章 趙曰魏晉以来左丞得彈奏八座故傳咸云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後人用左轄義起於此

今年得舊儒 趙曰皆以紀韋丈也 鶴曰濟本傳云三代為省轄衣冠榮之

相門韋氏在 經術漢臣須 洙曰漢韋賢及子玄成父子皆以經術為相 澤堂曰一事對排法傾猶用也

時議歸前列 夢弼曰前列前輩也指韋濟兄弟是前輩為時議所歸也

天倫恨莫俱 洙曰穀梁云兄弟天倫也 夢弼曰此悼韋洹之卒也

鴒原荒宿草 洙曰詩常棣脊鴒在原兄弟急難 檀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註宿草謂陳根也 趙曰惜其一亡至於宿草已荒

鳳沼接亭衢 批两語叙其兄弟世美有前吊後賀之意而讀之亦自可傷 洙曰晉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中書凝邃晉人比天上鳳凰池 趙曰濟由左丞可以接鳳池亭衢又美其為

中書之貴易何天之衢亨【夢弼】曰有客雖安命【夢弼】曰甫自謂也莊子德充符篇知無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衰容豈壯夫【洙】曰謂以窮達而肥癯非壯夫也家人憂几
杖【洙】曰几老者所憑杖老者所扶持也家人憂其老也故借言几杖甲子混泥途【趙】自
謂用事不用事【洙】曰襄三十年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趙孟召而
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途久矣乃武之罪也【澤堂】曰混成句法不謂矜餘力還來
謁大巫【洙】曰吳志張紘傳陳琳答紘書曰小巫見於大巫神氣盡矣【夢弼】曰大巫化濟也歲
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洙】曰暮謂暮齒也漢書日暮途遠【夢弼】曰謂眷慕於韋不
忍去也老驥思千里【洙】曰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飢鷹待一呼
【夢弼】曰老驥飢鷹皆甫自喻也【澤堂】曰待一呼可厭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一作折骨效區區【夢弼】曰此甫有求於韋之薦拔也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鶴曰此詩前後乃陳情也公以開元二十四年預京兆貢舉而不第遂因長安故云早充觀國賓旅食京華春至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有一藝者赴轂下公自東都歸應詔而林甫忌人斥已建言乞先下尚書省試遂無一中者公由是退下故云主上頃見徵青冥却垂翅末云況懷辭大臣公明年果又有東都之遊也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illegible]曰紈胡官切素絲也袴苦故切脛衣也朱曰前漢班氏敘傳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所好也

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批骯髒悲憤且見起語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趙曰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彥輔曰杜甞筆名薦書也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批此語本誇大但得破字猶言近萬師曰破萬卷謂識破其理如中庸曰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甫既識破萬卷之理縱橫妙用無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也

賦料揚雄

敵夢弼曰前漢揚雄傳先是司馬相如作賦甚麗雄好詞賦每作賦擬相如詩看子建親抛料他人不能敵者惟有子建或近下又用同時前輩二人英氣横出蔺曰魏曹植字子建善屬文著責躬公讌等詩後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趙曰親字親近之親：子建者言與之近也鶴曰考公進鵰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十四載矣千有餘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皐之流庶可跂及故此時亦云賦敵揚雄詩親子建然所傳詩多是天寶末年亂離之後所作前所謂千有餘篇者今已不可盡見惜哉李邕求識面師曰唐李邕有才名後進尚慕求識其面以至道塗聚觀傳其眉目有異夢弼曰唐新書甫小貧不自振客齊趙吳越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王翰願卜鄰卜一作為師曰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游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鄰蓋愛其才故也趙曰李邕王翰唐藝文一時之文士也以李邕而有識面之求以王翰而有卜鄰之願則公之名重於時可知自謂頗挺出立

登要路津洙曰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
淳洙曰伊尹致君堯舜又魏杜恕舉明主於唐虞之上澤堂曰竊比稷契之意此意竟蕭
條行謌非隱淪師曰甫方名試文章以清要自期必謂特出登于要路津豈期授以河西
尉故此意寥寞不獲致君與澤民也隱淪者隱逸之士也澤堂曰如買臣行歌非隱淪之徒直貧賤故耳
騎驢三十載師曰驢賤者所乘也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
隨肥馬塵殘桮與冷炙到処潛悲辛洙曰顏氏家訓云唯不可令有
稱譽見役勲貴処之下座以取殘盃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主上頃見徵欻
然欲求伸夢弼曰欻許勿切疾貌易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青雲卻垂翅洙曰
後漢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蹭蹬無縱鱗夢弼曰蹭七鄧切蹬徒亙切失
勢貌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若巨魚縱大壑甚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批入

得磊落每於百寮上[趙]曰史相國位諸侯王百寮之上猥誦佳句新[趙]曰誦佳句於同寮是時公已召試賜言竊效貢公喜[沫]曰貢公貢禹也前漢王吉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難甘原憲貧[沫]曰史記仲尼弟子傳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焉能心怏怏[沫]曰韓信傳居常怏怏祗是走踆踆[鄭]曰踆七倫反[沫]曰踆踆行走貌張平子西京賦大雀踆踆今欲東入海[沫]曰語曰乘桴浮于海又曰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趙]曰此詩入欲去之意造意如此非真有東海之後也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沫]曰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都之南[師]曰終南與渭水皆秦地山水甫將東入海尚眷眷於終南清渭者不忍棄君而去也常擬報一飯[沫]曰史記范雎傳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李固傳窃感古人一飯之報

註謂靈輒也**況懷辭大臣**[趙]曰以一飯之恩常欲如靈輒之報宣子況大臣相知不獨一

飯耳其去之懷為如何**白鷗沒浩蕩**沒一作波[杜]沒字本不如波字之趣但以上下語勢

當是沒字相應**萬里誰能馴**[批]此起結皆可慨然非乞憐語也韋自知杜必嘗薦而不達故

有心快快走踆踆之嘆末止如此悲杜未衰[夢弼]曰馴松倫切從也[朱]曰顏延年詠嵇中散詩曰鸞翮有

時鎩龍性誰能馴東坡志林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竟與意會

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子美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

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師]曰甫無官守言責其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真若鷗在

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王荊公常以波字為沒字其謬甚也鷗善浮沒何必獨言沒耶如前輩

諸公因舉杜詩身輕一鳥過之句坐間皆忘過字因共補之或言下或言疾竟不似過字之為渾成也則

知沒浩蕩亦不如波浩蕩之自然范元實詩眼云山谷謂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

折後予以此驟考古人法度一如子美贈韋左丞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也故曰窃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然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韋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録為壓卷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名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

後頓挫

高雅

高都護驄馬行

[鶴]曰按新舊史高仙芝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舊註以為高適非也此詩當作於天寶七載

安西都護胡青驄[洙]曰唐安西郡東至焉耆鎮去交河郡七百里南鄰吐蕃西連䟽勒去葱嶺七百里北距突厥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兹城[夢弼]曰胡青驄言良馬出于胡地有青白之色也

聲價歘然来向東[批]俚[洙]曰歘許勿切忽也顔延年赭白馬賦聲價隆振又曰歘聳躍以驚鴻[補註]言驄馬本出於西聲價向東言其聞於長安也

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批]亦是精語[趙]曰臨陣成功指言高都護所御也[夢弼]曰馬與人一心言其囬旋曲折馬順人情人習馬意故能臨陣無敵而成大功也

功成惠養隨所致[夢弼]曰惠養謂護惜之致至也都護有所至之處常與馬相隨也

飄飄遠

自流沙至[夢弼]曰流沙西域之地其風悪揚沙如流水然都護乗此馬往安西府今自流沙来至飄飄然氣力不衰也[劉]曰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渉流沙九夷服雄姿未受伏櫪恩[夢弼]曰此馬雖老其姿質雄健未肯甘受伏櫪之恩猶思戰場馳逐以收功利古人多以馬喩君子取其有致遠之才猛氣猶思戰場利[杜]此氣骨不可少腕促蹄高如踣鐵[夢弼]曰踣角覆切踣也言馬腕之促蹄之高踏地之聲鏗然如擲金也接相馬經馬腕欲促促則健蹄欲高高則耐險峻交河幾蹴層冰裂[洙]曰唐安西去交河七百里五色散作雲滿身[夢弼]曰畫斷玄宗時有浮雲五花之乗唐人亦尚翦騣馬三騣者謂之三花五騣者謂之五花萬里方看汗流血[趙]曰汗血之姿非萬里無以見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趙]曰言馬之行如電舉國皆知[洙]曰馬善行者追風逐電走過如掣電蓋言疾也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横門道[杜]只

陽

如此語絶是【夢弼】曰古樂府青絲繫馬尾黄金絡馬頭三輔黄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横門門之外有橋曰横橋如淳曰横音光【馬】曰方肅宗中興安史之亂已平吐蕃不敢入寇故此馬老於絡頭無緣弄出横門甫厭亂願治之心可見【補注】【趙】曰馬效在於一戰則雖被青絲之飾以老不若出横門以致功也此與前所謂猶思戰塲利之意相為終始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公自注】廟有吴道子畫五聖圖【洙】曰天寶元年陳王府叅軍田周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帝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宅發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大寧坊是秋改為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尊太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為紫微宮改譙郡紫微宮為太清宮【趙】曰玄元皇帝李老君也【鶴】曰天寶八年自長安復遊東都作

配極玄都閟【夢弼】曰配匹也極謂北極也閟閉也以廟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臺乃

仙真之所也故用玄都以名廟焉**憑高禁籞長**高一作空一作虛【洙】曰漢書音義曰折竹
以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来謂之籞**守祧嚴具禮**【洙】曰周禮分官守祧註遠廟曰祧遷主之
所藏也【趙】曰周禮守祧先王之廟祧故監廟者謂之守祧**掌節鎮非常**【夢弼】曰節符節
也掌所賜之符節以鎮重其廟也地官掌節註節猶信也**碧瓦初寒外**【?】曰碧瓦琉璃瓦也
初寒外指冬日也【?】曰碧瓦鮮映於寒色之外外字取迥遠之義**金莖一氣旁**【趙】金莖九
語變化氣象上句正欲如此清映耳【夢弼】曰金莖謂仙掌承露也一氣謂元氣也郊祀志漢武作柏梁臺
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山河扶繡戶**【洙】曰謂戶上繪畫若繡也**日月近雕梁**
【修可】曰檀約陽春歌白日映雕梁栢近日月言高大也**仙李盤根大**【夢弼】曰老子生指李
樹爲姓而唐以爲聖祖故曰仙李盤根大【夢弼】曰本行經曰太上道君既託洪氏之胎周時復託神李母
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神仙傳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人也又任昉述異記中山

有綠李大如拳呼仙李唐太宗探得李詩曰盤根植瀛海交幹橫倚天舒華光四海捲葉映三川

猗蘭奕葉光沬曰漢武故事曰孝景王后夢日入其懷果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奕葉猶累世也趙曰此以紀玄元之盛義唐室以老子為聖祖則自老子盤根而來至唐又如猗蘭之猗猗是為累世有光也

世家遺舊史沬曰史記有老子傳而無世家

道德付今王趙曰謂老子道德經明皇親註也澤堂曰老子世家不傳則其為唐室之祖不可詳只以道德傳諸今王故享尊禮如此此句似不滿於唐之祖老子矣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沬曰廟有吳道子畫趙曰古人於能事中不獨求誇時輩徝要於前輩中擅場夢鶴曰名畫記吳道子陽翟人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明皇召入禁中改名道元因授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張僧繇後身也澤堂曰遠擅場言前後人皆不及也

森羅移地軸沬曰河圖括地象曰地有三百六十四軸

妙絕動宮墻五聖聯龍袞沬曰吳道子畫高祖

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像於玄元廟天寶間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字禮記天子龍衮千官列鴈

行也【沫】曰丘遲書功臣名將鴈行有序謂繪五帝侍從【夢弼】曰朱景元畫斷吳生畫東都玄元廟五聖千官宮殿冠冕勢傾雲雷心奪造化居神品之上也冕旒俱秀發【沫】曰禮記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

旌旆盡飛揚【沫】曰儀仗也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澤堂】曰深迥字緊工風筝吹玉柱【沫】曰風筝謂掣筝掛之風際風至則鳴也露井

凍銀床【沫】曰銀床井欄也古詩後園鑿井銀作床【趙】曰露地之井也身退卑周室【沫】曰史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修道德其學自以隱無名為務居周之久見周之衰遂去經傳拱

漢皇【批】在周時為周史早矣然能使後代拱而師事之此詩意也【師】曰漢文景皆崇尚黄帝老子之術故云經傳拱漢皇拱謂用其術以致無為之治故垂衣拱手也【夢弼】曰河上公註老子後序漢文時河上公結草庵于河濱常讀老子文帝駕往詣之問老子責以不屈公即躍在虛空中帝即稽首禮謝公即

授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曰余註是經千七百年九傳三人連子四矣【澤堂】曰身退而周室卑不得經濟

一時也批意未必然

谷神如不死

【洙】曰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批註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

養拙更何鄉

鄉一作方【師補註】曰何鄉謂無所止猶云何有之鄉莊子無何有之鄉註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也藝苑雌黃杜陵謂玄元朝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蓋紀吳道子廟中所畫者徽宗嘗製哲廟挽詞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西風折鴈行亦以鴈行對龍袞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茲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則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澤堂】曰言老子之神如不泯昧更從何方化身養拙耶何鄉宜平釋謂無何有似非

贈衛八處士

【師】曰按唐史拾遺公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小友

天寶九載自東都復歸長安作

陽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夢弼]曰詩今夕何夕共

此燈燭光一作共宿此燈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洙]曰漢武

帝秋風辭少壯幾時兮奈老何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趙]曰此乃莊子內熱

之義蓋煎熱之謂也[補註][胡]曰嘗於內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怪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

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趙]曰王仲宣詩高會君子堂昔別君

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夢弼]曰父執者父之執友也曲禮見父之

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

韭[夢弼]曰韭於春時最嫩乃新物也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山中所食何者最盛曰春初早韭秋末晚

菘新炊間黃粱[洙]曰陶隱居曰黃粱本出青冀穗大毛長穀米俱麤於白粱食之比他穀

最腴盍主稱會面難[洙]曰曹子建詩主稱千金壽一舉累十觴十觴

青

亦不醉感子故意長〔夢弼〕曰謂感其故舊之意也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批〕陽關之後此語為暢

贈翰林張四學士垍〔鮑〕曰垍說之子尚寧親公主明皇眷之即禁中置內宅公故云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天寶九載自河南歸時作

翰林逼華蓋〔夢弼〕曰晉天文志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大帝之座天子之華蓋象之逼華蓋言密通帝座也〔鶴〕曰會要云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稱學士俾專內命於是太常少卿張垍與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鯨力破滄溟〔批〕兩節不成對〔夢弼〕曰此喻張翰林才力之健也〔趙〕曰滄浪乃游泳寬縱之地鯨力破之則如宗慤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之破矣天上張公子〔夢弼〕曰暗以張放比垍也〔洙〕曰漢成帝微行常與張放俱時童謠云燕燕尾涏涏張公子時常見稱天上言非人間人宮中漢客星〔夢弼〕曰又以張騫比張垍也博物志張騫乘槎至天

河見婦人織丈夫牵牛飲問之答曰君至蜀問嚴君
平因還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斗牛【沬】曰
漢光武與嚴光共卧太
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
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
【趙】曰拾翠殿在東内景福殿之東南望雲亭在西
内景福臺之西以其應和文章且禮遇内亭
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
【批】兼綰六經高鳳聚螢皆如戲耳
【鶴】曰制誥本集賢學士領之今翰
林學士得分掌故云兼綰【沬】曰紫誥謂以紫泥封誥
黃麻謂寫詔詞於黃麻紙上似六經言訓誥謹嚴如
六經【趙】曰凢拜免將相皆用白麻而馮鑒續事始貞
觀十一年太宗詔用黃麻紙寫詔勑文【鶴】曰韋執誼
翰林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
重輕之辨近者所出獨得用黃麻
内分金帶赤
一分
作
頌
恩與荔枝青
【沬】曰翰林拜命日賜金荔枝帶【趙】揚
文公談苑載自樞宰節度使賜二十
五兩金帶【澤堂】曰以生
荔枝與之故謂之青
無復隨高鳳
【批】謂鳳飛於高
何物小兒敢是
用人名戲筆與桃紅李白騶子鸜鵒歌等其親狎怨别
不見痕跡轉換而故人厚者自知之耳【澤堂】曰劉批

似謬

空餘泣聚螢[洙]曰高鳳後漢逸民也車胤以綃囊盛螢火照書讀[趙]曰此皆公自謂也

舊註謂高鳳逸民也言翰林之貴不復與鳳為偶殊無意義豈可以人名對聚螢乎[田]曰謂鳳之飛鳴必在於高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言我不能隨張翰林之高飛而上餘泣於聚螢爾

此生任春草[趙]曰意言任春時之草生幾度更不管年華之去矣皆感激之言

垂老獨漂萍[夢弼]曰鄭玄　萍浮南北

儻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夢弼]曰此公以張埴比嵇康也

蓋預指他日隔濶之事意謂山陽之會為可憶則今日悲歌宜在一聽也[洙]曰晉嵇康阮籍為竹林之會山陽嵇康所居也向秀後經山陽作聞笛賦

、重經昭陵[鶴]曰前經昭陵詩是天寶四載此詩當是在九載作是年高祖與四宗皆加大聖字五后皆加順聖字故詩云宗祀日光暉還見五雲飛以言天子之孝也天寶五載遊齊趙歸應詔退下復至東都有八年謁玄元皇帝廟詩九載歸長安重經陵下作此

徵

草昧英雄起 師曰草而不齊昧而不明言隋末之亂也 **謳歌曆數歸** 洙曰孟子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夢弼曰謂隋末之亂太宗輔高祖以起掃隋之暴故民之謳歌天之曆數皆歸於太宗也 **風塵三尺劍** 洙曰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 **社稷一戎衣** 夢弼曰言太宗以威武定社稷也書一戎衣天下大定 **翼亮貞文德** 澤堂曰貞正也正其文德也 **丕承戢武威** 洙曰書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又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又丕承哉武王烈 夢弼曰言太宗能以文德繼承高祖偃武修文也 **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 洙曰陵山陵也寢寢廟也 夢弼曰翠微山杪也謂以能羆之士守陵寢也 **再窺松栢路還見五雲飛** 夢弼曰符瑞圖京房易飛候云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五緣雲在松下如車蓋焉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一

青 蒸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鶴曰武衛將軍之名起 於姚許褚唐職官志左

右武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 二員掌統領宮禁警衛之法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 夢弼曰言將軍之歿也 洙曰晉陽春秋曰有星赤而 芒角自東北西南流 投于諸葛亮營亮薨 壯夫思敢決 敢一 作感 哀詔惜精靈 趙上下含畜有美有根 趙 曰思其敢決邁往之氣也

王者今無戰 夢弼借用語 夢弼 曰言將軍 為國致太平也 洙曰鍾士季 檄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書生已勒銘 洙曰班孟 堅為竇 勒燕然 山銘

封侯意疎闊編簡為誰青 澤堂曰言盜賊已 平更無戰伐至於 書生勒銘燕山則後来 者更無可立功勳也

舞劒過人絶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 夢弼曰銛思 廉切利也言

兵威之行無不欣然效順者趙曰言舞劒之絕也猛澤堂曰用矢用槍皆便捷能中是謂愜順註非

噬失蹻騰夢窩曰蹻音喬壯貌言如猛虎之齧噬而蹻騰者為之失喪其性命也趙曰言射獸之能也

赤羽千夫膳批指鴈為炙修可曰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

黃河十月氷橫行沙漠外夢窩曰漢書音義沙土曰漠即今磧也

神速至今稱夢窩曰言兵之神速也澤堂曰至今二字便是死簿

哀挽青門去沫曰哀挽哀歌也漢書覇城門民間所謂青門

新阡絳水遙路人紛雨泣趙曰詩泣涕如雨

天意颯風颷澤堂曰天意悽慘為生風颷

部曲精仍銳匈奴氣不驕按匈奴尚畏其部曲則逝者可知書生善須者也孫曰氣不驕言畏其威也

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按頗放得是沫曰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居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澤堂曰言將軍死矣而其部曲則猶仍前日精銳匈奴尚

未敢凌侮此有制之兵餘威之及也但其雄略則不可傳而死所以大樹日覺凋疎云爾此四句一意宛轉妙甚破的之論有味之語

兵車行【師】曰玄宗用李林甫楊國忠之徒從事吐蕃訖唐之世吐蕃為患【鶴】曰呂公梁權道皆為天寶十一載作然以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當是九載此詩蓋托於漢以刺玄宗也論語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車轔轔【朱】曰詩有車轔轔馬蕭蕭【朱】曰詩蕭蕭馬鳴【補注】黃常明詩話子美多用經書語如曰車轔轔馬蕭蕭未嘗外入一字如曰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皆渾然嚴重如入天陛赤墀植璧鳴玉法度森嚴然後人不敢用者豈所造語膚淺不類耶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孃孃一作娘【公補注】古樂府不見爺娘哭子聲但聞黃河之水流濺濺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補注】曰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兵車塵埃坌起故橋為之不見也牽衣

頓足攔道哭【彥輔】曰攔門遮也【趙】曰頓足者足踏於地為之困頓【鶴】曰天寶十載募兵無應者楊國忠遣御史分捕繫送軍前舊制百姓有勲免征役於是國忠先取高勲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此詩所以有咸陽橋攔道哭之句

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師】曰點行者漢吏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玄宗數出兵故點行之法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師】曰防河謂築隄備河水泛決【嚴雲】曰防河防戍於河上如言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是也註云築隄備河決則非也備河決乃中國之役也非兵役也此云北防河乃朔方西河等地也

便至四十西營田【[illegible]】曰營田如漢趙充國獻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於農之意

去時里正與裹頭【洙】曰里正一里之長【彥輔】曰按律疏里正掌追呼催督【補注】發去之時里中正長與之裹帽也

歸來頭白還戍邊還一作猶【韓駒】曰古者及丁方裹頭行役又歸来頭巳白還又屯戍邊疆蓋言

役使無已故也邊庭流血成海水[沬]曰主父偃傳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屍流血武皇開邊意未已武一作我[沬]曰嚴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彥輔]曰按十道四蕃志開以東七道九二百一十一州[田]曰唐十道志有河北無山東今京東諸郡唐皆屬河南甫詩所謂山東者太行山之東渭河北也唐始都長安故以河北爲山東千村萬落生荊杞[夢弼]曰廣雅落居也[師]曰甫意以武皇喻玄宗是時楊國忠專權引安祿山為將領漁陽突騎生事邀功于四夷其後叛山東二百州皆陷于賊無復唐有玄宗殊不悔悟豈不若武帝開邊不知止乎縱有健婦把鋤犂[彥輔]曰健婦耕則夫被征伐可知禾生隴畝無東西[師]曰疆埸不修禾生壠畝不成倫理故曰無東西也詩云衡從其畝謂一從一衡各有東西之辨傷今不然況復秦兵耐苦戰[夢弼]曰耐奴登切又奴代切字通作能善也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

質　皓

伸恨一作役夫心益憤【補注】年德之可尊謂之長者雖有所問勞徭役之夫安敢伸訴怨恨【澤堂】曰此問字即上句道傍過者問行人之問也其間若為征夫之自言者且如以下又別說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關一作隴【彥輔】曰杜甫言山東後言關西明無不用兵處也【鶴】曰通鑑九載冬十二月關西游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對敦城【澤堂】曰山東如彼關西又如此見天下騷然無處不徵兵也

縣官急索租一作縣官云急索【洙】曰霍光傳縣官天子也宣元六王傳不敢指斥天子故謂縣官【夢弼】曰索色責切取也

租稅從何出【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關西之征民戶消耗無所從出況耕夫出征田萊多荒將何以供其求乎

信知生男惡【夢弼】曰揚泉物理論秦始皇起驪山之冢又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骸骨相支柱

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得一作足【夢弼】曰比音鼻近也詩小雅洽比其隣婚姻孔云

生男埋沒

隨。白。草。[澤堂]曰兩句摠結君不見青海頭[洙]曰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趙]曰時有事于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功處也古來白骨無人收[夢弼]曰公言古者蓋托之以興也新鬼煩寃舊鬼哭[夢弼]曰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後漢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寵使吏按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盡收葬之天陰雨濕聲啾啾聲一作悲[趙]曰啾字王逸楚辭註鳴聲也[師]曰鬼以新舊言之則知戰鬪相仍死者相續踵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公自註]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洙]曰李肇國史補進士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貞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為名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浮圖內有梵本諸經數十匣浮圖前東街立太宗皇帝撰三藏聖教序及高宗皇帝述聖記二碑並褚遂良書立於弘福寺及此寺

高標跨蒼穹 一作天 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 曠一作壯 登茲翻百憂 師曰甫登此塔俯視兵火之後景物蕭條寧無憂傷乎惟曠達之士對此能遣適耳 澤堂曰一篇主意

方知象教力 又洙曰王簡棲頭陀寺碑正法既沒象教凌夷註謂為形象以教人趙曰言巍樓高觀世間無有惟託之象教而後可營焉夢弼曰象教者謂如來既化諸大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為佛像以瞻敬之也 足可追冥搜 足一作立夢弼曰言登是塔乃知象教之力功德無量可以搜求乎幽冥也補註佛氏有福田利益之說惑人故爭信向之出錢營造足以奪鬼神之工矣

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 鄭曰撐抽庚切邪柱也此塔磴道屈曲則公有龍蛇窟之句宜矣塔每級之下盖多枝撐至其盡級高處則為出枝撐幽矣 七星在北戶 一作戶北 河漢聲西流 趙曰言其高也 羲和鞭白日 洙曰廣雅日羲和日御也 少昊行清秋 洙曰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皥 秦山忽破碎 秦一作泰 杜秦

樊察序本如此近是**涇渭不可求**【趙】曰皆言其高也【鶴】曰寺在長安塔高二百尺則泰山居東且遠自應不能爭高涇渭雖為關西大川亦以塔高而水不可見也故下句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澤堂】曰此以下句句有意然詞甚婉順如李白送客灞陵亭詩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闕落日浮雲生亦此句格當明皇貴妃之末故其詞如此**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沫】曰山海經南方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惜哉瑤池飲**【沫】曰穆天子傳周穆王觴西王母於瑤池上**日晏崑崙丘**【沫】曰穆天子傳天子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趙】曰此暗記慈恩寺之事也南望而遠想蒼梧則記虞舜而思高宗之晏駕西望而遠想瑤池則記西王母而思文德皇后之不留也【夢窩】曰玄宗行蜀故甫比之虞舜南巡楊貴妃見寵於玄宗為霓裳羽衣効西王母之所為嘗與玄宗會溫泉宮故甫比之穆王會王母于崑崙今玄宗晏駕甫託意感傷之故有叫虞

舜惜瑤池之句也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 【洙】曰韓詩外傳田饒事魯哀公

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黃鵠一擧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

擧矣 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洙】曰禹貢陽鳥攸居【趙】【蔡】曰因黃鵠之遠去

雖若高擧遠引之士然無所投止而我之俯世徇身則未免若鴈之謀稻粱【補注】三山老人語錄登慈恩

寺塔詩譏天寶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泰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淆而淸濁不分故曰涇渭

不可求天下無紀綱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曰迴

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于滛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瑤池飮日晏崑崙丘賢人君子多去朝

建故曰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朝故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林駉曰登慈恩

寺塔此正陪諸公游遨而作也固宜笑談風月傲視八極以樂其心而措意立辭意在言外荊公謂其譏

天寶時事則其愛國之意果如何【墨莊】曰末句自喩欲避害遠適註說此一句非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鶴】曰舊本次此詩爲成都作後以成華爲成都華陽兩縣今以詩論之乃在長安作疑是咸陽華原二縣咸誤作成也當是天寶十年召試後送隸有司叅選時

赤縣官曹擁材傑【趙】曰京邑屬縣有赤有畿其浩穰者爲赤【夢弼】曰神州赤縣乃神仙之所居以美諸子有神仙標格者也軟裘快馬當氷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沫】曰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古杜伯國宣帝葬此因曰杜陵南山豆苗早荒穢【沫】曰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産酒後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青門瓜地新凍裂【沫】曰見徃者東門瓜註【鶴】曰南山青門俱在縣境内青門即城東門三輔黄圖曰長安城東第一門曰青門或曰覇城門鄉里兒童項領成【趙】曰項領成言其長成也朝廷故舊禮數絶自然棄

擲與時異況乃踈頑臨事拙【夢弼】曰甫疾後生晚進強項不遜於甫蓋視朝

廷禮數之踈遂改節橐擲不同往時相嚮慕也饑卧動即向一旬獘衣何啻

聯百結【趙】曰貧士傳董京威衣百結之衣【澤堂】曰寒乞語太迫君不見空墻日

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趙】曰卞和獻玉而遭刖哭於空山淚盡繼之以血今語挨

傍此耳【夢弼】曰無弁呑拜也

杜位宅守歲【鮑】曰天寶十年辛卯公年四十歲在長安杜位宅守歲

守歲阿戎家戎一作咸【洙】曰王戎字濬仲阮籍與戎父渾為友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謂

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鶴】曰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善本作阿咸【夢弼】曰位者子美之弟

也恐所謂阿咸者亦未是疑是杜位小字阿戎也【補】【註】南史齊王思遠小字阿戎王晏之從弟也子美詩

用阿戎蓋出於此戎作咸非是椒盤已頌花【夢弼】曰晉劉臻妻元日獻椒花頌盍簪

喧櫪馬 沫曰易勿疑朋盍簪夢弼曰言朋友會宴也墨堂曰易義今釋合聚此以列炬作對當釋以合集也簪纓也 列炬散林鴉 夢弼曰言炬明而鴉鵲驚飛也 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 夢弼曰公於天寶十載奏三大禮賦表云甫行年四十載矣當強仕之年官猶未定之宜其感歎之切 誰能更拘束 沫拘束接得慷慨 爛醉是生涯 沫結貫頹暢能自言則達矣

、玄都壇歌七言六韻寄元逸人 夢弼曰玄都壇漢武帝所築在長安南山子午谷中師曰元逸人隱道士也有神仙術天寶十一載在長安作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 沫曰論語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以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夢弼曰蒼精龍謂劒也後漢公孫瑞劒銘含景吐商春秋繁露劒之在左青龍也刀之在右白虎也或曰按神仙訣錄蒼精龍驅鬼神之符也東方青帝蒼龍之精景者日月之

影也道家呼吸日月之光景以取其精氣故受籙佩符能驅攝鬼神也故人今居子午谷夢弼曰三秦記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嶺谷名褒斜長安志南山有谷號子午谷陰陽家子午係衝破之方王莽有意篡漢欲絕其子孫從社稷前鑿通子午道時名為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在一作並結一作白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夢弼曰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為壇子規夜啼山竹裂夢弼曰啼而竹裂言辯之苦也王母晝下雲旗飜一作旛圖曰周禮王與王母會於瑤池雲旗霓裳擁旓自天而下詩言此蓋取其與神仙往來之意修可曰酉陽雜俎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觜赤素翼絳顙名王母澤堂曰子規帝魂與王母對正均敵以為鳥王母者謬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洙曰本草青琅玕生蜀郡夢弼曰言逸人所居靈異之地往往生長是物足供服餌一隱而不復出也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鐵鎖高垂不可攀

夢弼曰按道藏經晉時有戍卒屯於子午谷入谷之西去三百里有大淵忽見鐵鎖下垂約百有餘丈戍卒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其傍戍卒驚走歸

致身福地何蕭爽 洙曰三秦記終南太一山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西有石室靈芝

樂遊園歌

公自注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洙曰按西京記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上巳重陽士女於此祓禊登高車馬塡塞朝士詞人賦詩翌日傳於京師

樂遊古園崒森爽 夢弼曰崒昨没切山高貌 **烟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 批勢字似無見曰勢坐地之勢也 澤堂 **秦川對酒平如掌** 夢弼曰秦川即興平縣地去長安城西八十五里秦地皆高唯此寬平好馳望公子指賀蘭楊長史置酒於原上遠馳秦川如掌然也 洙曰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 **長生木瓢示真**

李【趙】曰長生木瓢則木瓢脩長而生者蓋用之而酌則殆為真李也【夢弼】曰鄭中記長生木八九月生
花色白子赤大如橡子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
日○雷○霆○夾○城○仗○【夢弼】曰芙蓉園魏文帝所開園有池種蓮其中雷霆謂奏樂之聲唐玄宗
開元時築夾城自大明宮至曲江芙蓉園仗即天子來幸之儀也時甫與楊長史更調鞍馬挈榼持壺適
遷醉遊芙蓉夾城歷覽古跡故言及此也閶闔晴開詄蕩蕩詄一作联【洙】曰漢禮樂志
遊閶闔觀玉臺應邵曰閶闔天門也又天門開詄蕩蕩如淳曰詄讀如迭詄蕩蕩天體輕清之狀【夢弼】曰
玄宗每遊幸從閶闔門列鼓吹車從直至樂遊園貴妃帶諸嬪衛珠翠狼藉于道故宮門開敞與樂遊相
联帶也曲江翠幕排銀牓【洙】曰沈炯林屋館記崑崙平圃銀牓相輝【澤堂】曰列幕為
遊宴之次皆掛銀牓以表之如韓國虢國之號是也以其聯絡衆多故言排字拂○水○低○回○舞○
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杜】嬈約有態【夢弼】曰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

行雲【夢弼】曰秦虢二夫人皆設翠幕排銀牓侍天子宴賞以至歌拜清切舞袖低回一時之樂傳為盛事也【澤堂】曰以上三句記所見之繁盛 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 只一作即【夢弼】曰甫遊此悲感當年之樂翻為此日之憂風物已非舊時華麗但觀碧草萋萋黍離之作與同意也【澤堂】曰此與花相似人不同者同意所以未醉而先悲者以白髮未拋賤士無歸也前景後情語意一串而蔡氏以上三句為追述昔年事又以碧草萋萋為黍離之悲果然則華筵歡賞豈黍離中所宜耶杜註蔡氏最競爽而紕剌如此他可槩矣 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盃亦不辭【批】語達自別 聖朝已知賤士醜【夢弼】曰醜謂過惡也【洙】曰陸機云玄冕無醜士【澤堂】曰豈獻賦不遇時耶 一物自荷皇天慈【洙】曰江淹賦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批】每誦此結不自堪吾嘗墮淚於此【趙】曰蒼茫荒寂貌【澤堂】曰貧賤孤羇之極自述其實本非深至之語此乃天寶末明皇遊

宴之盛杜氏寒賤之極有此作故述事則繁後而敘情則坎壈也若肅宗之世則杜已為近侍語意猶寬又無羣幕銀牓豈大之景矣

敬贈鄭諫議十韻 [鶴]曰諫議大夫其名起於後漢當是天寶十載奏賦後作謂天子雖召試而莫有從而薦送之者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 [趙]曰為天子諫官非不謂之顯達而於作詩之義又早歲已有名此專美之也下句正言其詩可以知名者[夢弼]曰鄭諫議雖不得名必善於詩者皆用詩事美之 破的由來事 [洙]曰言詩句中理如射之破的也庾翼謂謝尚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 先鋒孰敢爭 [夢弼]曰皆言諫議詩筆之健如射之中戰之勇也 思飄雲物外 外一作動[夢弼]曰思相吏切情思也謂其詩思俊逸超出乎雲物也[趙]曰如文賦言神游萬仞情騖八極 律中鬼神驚 [修可]曰詩律既中可驚鬼神如寄李

白詩云詩成泣鬼神澤堂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
中字似仄中鬼神之所驚也
成沫曰曲盡物理故無遺恨才思浩瀚故如波瀾趙
曰公言作詩中有一字一句不佳雖如毫髮之小
心自慊慊有遺恨矣鶴曰陸機文野人寧得所趙曰
賦或沿波而討源或龍見而鳥瀾自此
而下皆公天意薄趙警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
自叙也字
揑趙曰欲搜幽冥之築居仙縹緲夢弼曰言卜築欲
地信客揑所指耳住幽遼之處如仙
之縹緲旅食歲崢嶸夢弼曰言歲之云暮也鮑明使
難尋也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暮
者求顏闔夢弼曰喻諫議遣使見招也沫曰莊子讓
王篇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
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諸公厭禰衡沫曰禰衡
而自飯午終逃魯君之使有才辯氣
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怒之送與劉表恥不能容以
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竟為祖所殺
將期一諾重沫曰辨士曹丘生謂季布曰楚諺欻使
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寸心傾【洙鄭】曰欻許勿切猋起也曰謂傾向於鄭也君見途窮哭宜憂阮

步兵【洙】曰阮籍為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輙慟哭而返

送韋書記赴安西【鶴】曰公以天寶十載獻三賦召試文章進封西嶽表云辛得奏賦待制於集賢令詩云參車留二年當是十一載作安西都護府治所在龜茲國城內是載封常清為安西副大都護

夫子欻通貴【趙】曰欻許勿切有所吹起貌欻通貴忽然而貴也雲泥相望懸

【夢弼】曰雲泥謂貴賤之懸隔如雲之與泥也白頭無籍在【批】籍在如聊賴語尒謂無人復慰籍如韋也故與哀憐為對以為通籍殊舛【夢弼】曰甫自謂年老不通禁籍也朱紱有哀憐

有一作即【趙】曰韋君為書記則賜緋矣有哀憐言朱紱之人有哀憐於我書記赴三捷一作

捷【洙】曰采薇詩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註捷勝也三勝謂侵伐戰【希】曰唐志元帥節度使有掌書記一人【[illegible]】

齊

[illegible]曰指安西主將也又以言喬君矣澤堂曰赴官於三捷之地 **公車留二年** [illegible]曰方朔

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夢弼曰甫自謂也 **欲浮江海去此別意**

茫然 茫一作蒼趙曰公自謂也公自負其才既見帝之通貴而身留公車不能無觖望故欲去而之

江海矣洙曰以道不偶欲放跡於江海也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 夢弼曰按唐書張說二子均垍明皇時說

在中書垍自翰林學士遷太常卿均亦供奉翰林均垍俱能文並掌絲綸之任此篇兼美其父

子兄弟也

方丈三韓外 洙曰前漢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魏志三韓在帶方之南東

西以海為限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故曰三韓 **崑崙萬國西** 洙曰禹貢註崑

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 **建標天地闊** 洙曰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標 **詣絕古今**

迷氣得神仙過〔鶴〕曰接上句孟浩然贈張詩亦有神仙餘氣色之句豈張以道術得名一時耶

恩承雨露低〔趙〕公子如此想像出塵〔洙〕曰按唐書均弟垍以王婿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賞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均亦供奉翰林垍嘗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婦翁與女婿非是天子與學士也〔趙〕曰上四句以譬禁掖之清切乃神仙之地唯有仙風道骨者始能遊且承恩寵也此指言張均父子

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魯〕曰垍張說之子其名與父齊等也

軒冕羅天闕〔洙〕曰均垍俱能文說在中書兄弟皆掌綸翰之任〔夢弼〕曰天闕斥廷

朝琳琅識介珪〔師〕曰禹貢厥貢球琳琅玕詩嵩高錫爾介珪以作爾寶〔趙〕曰以琳琅則識張卿為介珪矣介珪大珪也

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稽〔洙〕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也書后夔典樂太常卿掌樂者也故用伶官夔樂事

健筆凌鸚鵡〔洙〕曰後漢禰衡作鸚鵡賦筆不停輟文不加點凌過也

銛鋒瑩鸊

鷉【夢弼】曰鋯惠靡切鷉杜奚切鸊鷉水鳥也膏中瑩刀戴暠高度關山詩云鈎瑩鸊鷉膏此言美其大手筆也 **友于皆挺拔**【沫】曰友于言兄弟也【趙】曰言均垍兄弟之貴且有勳業也藝苑雌黃云昔人文章多以兄弟為友于日月為居諸黎民為周餘子孫為詒厥新昏為燕尒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徇俗之過耶 **公望各端倪**【沫】曰公望各有所歸也【夢弼】曰言均垍兄弟負公輔之望各有端倪也莊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註端緒也倪畔也 **通籍踰青瑣**【沫】曰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弟兄通籍應邵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青鎖戶邊青鏤天子制也 **亭衢照紫泥**【沫】曰亭衢亭逵也後漢志漢舊儀曰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 **靈虬傳夕箭**【鄭】曰虬居幽切無角龍【沫】曰梁陸倕新漏刻銘云靈虬承龍言漏刻之體以龍承之也【趙】曰箭浮水之物 **歸馬散霜蹄**【澤堂】曰只散霜蹄三字便是富貴豪縱之態 **能事聞重譯**【沫】曰前漢平帝紀越裳重

譯獻雉師古曰譯謂傳言也道路絶遠風俗殊隔故
累譯而後乃通〔趙〕曰言所能之事聞播於重譯之蠻
夷矣嘉謨及遠黎弼諧方一展〔洙〕曰臯陶謨曰謨明弼諧班序更何
躋〔夢弼〕曰左氏莊公二十年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澤堂〕曰張卿方展弼諧班序又高不可
攀躋云爾適越空顛躓〔洙〕曰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顛躓危
困也游梁竟慘悽〔趙〕曰適越游梁公自謂也公本傳少貧客吳楚又公贈李白詩亦有梁宋
遊也是諺知終畫虎〔洙〕曰馬援戒兄子書云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夢弼〕曰甫自言謬誤所
知而事之不成如畫虎也微分是醯鷄〔洙〕曰莊子孔子見老聃出謂顏回曰丘之道其猶醯
鷄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註醯鷄者瓮中之蠛蠓也醯許西反萍泛無
休日桃陰想舊蹊〔夢弼〕曰蹊音奚徑道也〔洙〕曰李廣贊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趙〕曰公
言其想舊蹊之桃陰乃懷念舊日見知之人也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

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旨〕曰謝靈運詩共登青雲梯〔趙〕曰至於騰躍之便則仍乎

聯如此是猶涉碧海梯青雲之難也顧深慙鍛鍊〔田〕曰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

乃鍊乃鑠萬辟千灌此言張卿思顧我雖深而自慙鍛鍊之未至爾〔草堂〕曰顧遇之深才小辱

提携檻束哀猿叫叫一作巧〔洙〕曰淮南子置猿檻中巧捷無所肆其能〔夢弼〕曰猿束於

檻而不能施其巧猶甫見制於小人而不能騁其才也枝驚夜鵲棲〔洙〕曰魏武帝樂府云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夢弼〕曰言不安其居也幾時陪羽獵〔趙〕曰孝成

帝羽獵而楊雄從焉幾時陪羽獵有羨慕其得近清光之意應指釣璜溪〔夢弼〕曰璜胡光

切說文半璧也呂望釣於磻溪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之遇文王載與俱立以為師公意蓋有意於張

卿之薦已也〔師〕曰太公年老見用今甫亦有意于暮年故云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illegible]〕曰鮮相然切漢複姓也〔[illegible]〕曰鮮于仲通也〔鶴〕

日按通鑑仲通爲京兆尹在天寶十一年嘗是公獻文待詔集賢院後作

王國稱多士【洙】曰詩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賢良復幾人**【趙】曰王者之國號稱多士而賢良無幾也**異才應間出**一作世**爽氣必殊倫**【夢弼】曰謂茂異之才間世而生英爽之氣邁乎衆人皆所以羨鮮于京兆也**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洙】曰漢張敞字子高守京兆尹元帝即位待詔鄭明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夢弼】曰謂鮮于以賢良而居張敞之任也【師】曰一事兩向**驊騮開道路**【夢弼】曰喻其會遇之榮也穆天子傳驊騮騄耳日馳三千里**鵰鶚離風塵**【杜】意氣自得非獨贈人以此【趙】曰驊騮鵰鶚言其俊也【夢弼】曰離力智切去也喻其飛騰之快也**侯伯知何算**一作等**文章實致身**【夢弼】曰京兆尹古之侯伯也**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趙】曰惟其奮飛而晉擢徑超邁於官之等級故其離去沉淪也易而不難如此或曰言京兆乃輦轂之下不可驕易

而失身此戒之之辭也脫略磻溪釣洙曰呂望釣於磻溪操持郢匠斤洙曰
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夢弼曰此言鮮于之有斷也雲霄今
已逼台袞更誰親趙曰上公應天上三台袞則袞服三公一命袞故得稱袞也師曰言
近天子必見擢為公相也鳳穴雛皆好洙曰此言鮮于諸子也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鳳
陸雲幼時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龍門客又新洙曰後漢李膺性簡
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被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師曰言門下客皆賢士也。義聲
紛感激敗績自逡巡趙曰公自謂也言鮮于之義聲雖紛然感激之多而我之敗績
則自逡巡不進耳洙曰莊十一年傳凡師大崩日敗績途遠欲何向夢弼曰主父偃謂日
暮途遠喻人之衰老也甫以年老更欲何所向乎天高難重陳夢弼曰重儲用切再也以
其君門九重之遠固難於伸愬也學詩猶孺子夢弼曰孺子謂小子也甫謙言能詩不過

小子之學耳【補】曰語小子何莫學夫詩鄉賦念嘉賓念一作忝【補】曰鄉賦猶鄉擧也詩鹿
鳴燕嘉賓也不得同晁錯【夢弼】曰晁正作鼂馳遙切錯倉故切姓名也漢書本傳孝文帝
二年詔擧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對策高第吁嗟後郄詵【夢弼】曰郄乞逆切詵時臻切【補】
曰郄詵曰臣擧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也【鶴】曰舊史云公擧進士不第故不得如晁錯郄詵
之擢第考公壯遊詩云中歲貢舊鄉贈韋左丞云早充觀國賓蓋嘗得鄉擧故云計。踈。疑。翰。
墨【洙】曰公有詩云儒冠多誤身乃疑之時。過。憶。松。筠。【杜】流落無所可入故知此言之悲【補】
曰言時已過矣則思隱於山林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夢弼】曰西都賦亭言
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紫宸殿名且隨諸彥集方覬薄才伸【夢弼】曰覬
几利切幸也獻納謂獻三大禮賦帝詔待詔於集賢殿命宰相試文章且隨諸彥集謂落筆中書堂也時
李林甫為相國命尙書省皆下之破膽遭前政【洙】曰劉陶傳關東破膽下圖曰前政謂蕭

旲也

陰謀獨秉鈞 趙曰子美對詔意本望高選而為林甫所沮故有破膽陰謀之語 師曰甫以上疏雪房琯為當權者所疾遂見斥逐故云

微生霑忌刻 夢弼曰微生甫自謂也

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 洙曰交契在華顯之地又當沛澤下流之辰而愁餓死者以時所不容也 趙曰丹青地指言公卿之地也鹽鐵論曰公卿者神化之丹青

有儒愁餓死 澤堂曰丹青之地雨露之辰有此愁餓之士可念

早晚報平津 洙曰東方朔傳臣朔飢欲死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 趙曰公獨餓死為愁所賴者在鮮于京兆如公孫弘故人賓客仰給衣食焉

貧交行

鶴曰師云公作此詩為嚴武非是公獻賦後寓京華故人莫有念之者故有此作所以梁權道從舊次編在天寶十一載為是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 夢弼曰劉孝標作絕交論深斥

陌

利勢之交人之相交貴相知心不以喜怒貧富貴賤
移所守尚何至於飜覆無常有始而無終耶甫之此
詩有激而作也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濟]只從俗
謗畧證古意[朱]曰史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
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白絲行[要新]曰絲之為物柔直而潔白一為所染喪其素質君子之行一為匪人所汙
求其向之所謂潔白者不可得矣墨子所以悲
絲而曰可以黃可以黑亦是詩諷喻之意也

繰絲須長不須白[要新]曰繰蘇曹切繹繭為絲也[朱]曰記夫人繅三盆[趙]曰須長不須
白者以絲為羅與錦則有五色之章且以為之舞衣
則須長以足用而已不必白而後受采也[泰]曰首及
羔裘素絲之義以譏當時失德之士[澤堂]曰白則染色即變只要長而已越羅蜀錦金粟
尺[趙]曰越羅蜀錦天下之奇細也金粟尺過幅尺度之足也尺以金粟飾之富貴家之物也此何遜詩
所謂金粟褁搔頭是矣[澤堂]曰為羅錦方
得以尺量裁非久為白者不須求多白也象床玉手

語

亂殷紅鄭曰殷烏閑切赤黑色洙曰孟嘗君至楚獻象床直千金澤堂曰錦上添花之時王手縱
觀橫可萬草千花動凝碧趙曰越羅蜀錦積在象床之多王手擇取之則殷紅之段
相亂矣萬草千花則以言錦上羅上之縈紋也澤堂曰白之變色至於此已悲素質隨時
染尽一作改夢弼曰絲本質素既成羅錦殷紅凝碧後靡如是向之本質潔素已為采色所變矣澤堂曰
應首句裂下鳴機色相射鄭曰射食亦切趙曰素絲既染則織為羅錦故曰色相射
美人細意熨帖平鄭曰熨紆物切火展帛也裁縫滅盡針線跡趙曰
此句言縫為舞者之衣春天衣著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趙曰
蛺蝶飛以況舞之輕黃鸝語以況歌之巧澤堂曰蝶閙鶯見舞衣疑其為花草也落絮遊絲亦
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批佳處適得箇中趙曰此言舞之態其身之輕可舉而倘
去澤堂曰與舞袖相宜輕舉香汗清塵污顏色一作香污清塵似顏色澤堂曰雖清

塵香汙不免染汚錦色開新合故置何許【趙】曰謂舞衣稍故而合之以言人情之善新故言開新者而合故不著將於甚處置之嘆其或委棄也【犀堂】曰合字疑作含字今作截閑解亦是

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羇旅【趙】此殆自況賓主間意不合無限慨嘆【趙】曰此結一篇之意夫絲繰之難染之難為羅與錦織之又難不猶才士汲引之難乎一旦而棄之故為才士者與其既用而棄不若甘心忍受於羈旅之未用耳【犀堂】曰自自絲為錦自錦為舞衣有許多嫵媚又為塵汗所染置之何處人情易變何異於此此才士之所以難於進也

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鄭】曰名翰其先蓋突厥施首長哥舒部之裔【鶴】曰翰自隴右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洙】曰漢武帝獲麟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師】曰甫意哥舒翰特膺帝眷必立大功為麒麟閣第一人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趙】

貧有體得事外做意吳張昭曰人君能駕馭英雄

開府當朝傑沫曰齊職儀曰開府儀同三司秦漢無之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官

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勝一作戰沫曰劉牢之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略地兩隅空略地一作妙略師曰略取也兩隅謂北征突厥西伐吐蕃

青海無傳箭沫曰翰築城青海上吐蕃不敢近趙曰胡人毎起兵則傳箭為號或曰守城之法更夜傳箭以警其聽夢弼曰青海中軍夜傳箭以守無傳箭言無警也

天山早掛弓沫曰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天山即祁連也匈奴謂天為祁連夢弼曰掛弓言休兵也

廉頗仍走敵史記本傳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擊燕封信平君夢弼曰謂敵既竄走畏翰之威如畏廉頗也

魏絳已和戎夢弼曰左氏襄公四年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既而鄭人賂晉侯以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內九合諸侯如樂之諸請與子樂之於是魏絳始有金石之樂也

毎惜

河湟棄新兼節制通〔趙〕日翰十二載進封凉國公兼河西節度使盖以河湟之久棄欲得翰收復也〔師〕日河湟乃河曲築湟以備寇也王忠嗣守河湟為寇所敗翰入朝陳攻守計帝以翰領節制虛心待之出入朝廷諸公莫敢比望智謀垂睿想〔趙〕日方謀復河湟而為帝所系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杜〕此語在投贈中有氣若鋪寫宮闕則俗矣作者自知之〔趙〕日此言收復之功也按傳云攻破吐蕃共濟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此所謂日月所臨特秦樹乾坤所包獨繞漢宮低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杜〕輕新婉媚〔趙〕日漢書註師敗日北〔鄭〕日宛於爰切胡人既以敗北畏翰之威復以宛馬来歸献也此皆援以為喻以羡翰為言非所謂献馬也按漢武伐大宛得天馬作歌真受命邊沙遠邊沙一作軍麾歸来御席同〔趙〕日邊沙遠指言河西為遠御席同言復河湟功成而歸寵宴之也盛軒墀曾寵鶴〔杜〕此語深愧士大夫〔沫〕日左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乗軒者將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余〕曰邵氏聞見録云子羨軒墀曾寵鶴左傳註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畋獵舊非熊〔批〕謂得之微賤詩中開合無限類余畧舉其似〔沫〕曰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乃覇王之輔也〔趙〕曰言翰之貴寵已如乘軒之鶴明皇得之如文王之得呂望

茅土加名數〔沫〕曰名數謂等其爵位輕重而為之名數也〔趙〕曰此言翰進封西平郡王也

山河誓始終〔沫〕曰高祖即位封功臣為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策行遺戰伐〔夢弼〕曰遺棄也言翰以計謀用兵不暇戰伐故云遺也

契合動昭融〔夢弼〕曰翰之用謀與帝意合故能聳動於帝也

勳業青冥上〔夢弼〕曰青冥天也言翰立功之高出乎天也

交親氣槩中〔沫〕曰言翰以氣義結人也〔澤堂〕曰賓主相際接處

未為珠履客〔沫〕曰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已見白頭翁見一作是〔沫〕曰公自言為翰上客而已白頭矣

壯節初題

柱【洙】曰公自言壯節有題柱志也成都記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復過此橋果以傳車至其處

生涯獨轉蓬【夢弼】曰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洙】曰言晚節流離如蓬之轉風也

幾年春草歇【夢弼】曰甫謂未能歸故鄉也古詩王孫不歸來綠盡池邊草

今日暮途窮【洙】曰主父偃云日暮途遠【夢弼】曰甫自歎其衰老也

軍事留孫楚【洙】曰晉孫楚字子荊才操卓絕爽邁多所陵傲參石苞驃騎將軍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夢弼】曰此言甫參翰之幕府有如孫楚也子接別本一作鄉里輕周處【澤堂】曰杜見高適輩被辟於哥舒遷擢宦達意望並收已入幕故有下句

行間識呂蒙一作將軍拔呂蒙【洙】曰吳志呂蒙字子明幼隨妹夫鄧當嘗擊賊時當職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以肉餧虎耳他日又嗌辱之蒙大怒拔刀殺吏因投尉袁雄自首策奇之引置左右【夢弼】曰行戶郎切行伍也此言翰識甫於微賤有如呂蒙也

防身一長劍一作防身有長劍一作腰間有長劍

將欲倚崆峒一作聊亦作

倚崆峒〔補〕歸倚語不倫相〔師〕曰崆峒山在西蕃當吐蕃所入之道將倚劍崆峒從翰守節鎮也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範〕曰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左驍衛兵曹叅軍掌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批〕忠愛與至〔希〕曰按寰宇記禹跡之內山名崆峒者三一在臨洮一在安定一在汝州此當是指臨洮而言蓋河西節度治梁州而洮凉在唐並隸隴右〔鶴〕曰按通鑑天寶六載王忠嗣使哥舒翰擊吐蕃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得返自是不敢復來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師〕曰北西地寒時晚小麥熟時五月之時穀麥者民之司命今麥正熟願休兵使邊民得獲麥請適問翰何用窮荒之地俾民不得獲麥夷狄之地乃窮荒所在譬如石田不可以耕〔澤堂〕曰四句極相貫有味此等起接如以合縉引鰲識者當自知之

饑鷹未飽

肉○側翅隨人飛○杜杜詩每以飢附為當然亦是偏見又以況人師曰鷹之為用可飢不可飽飽則飛去飢而後可用也譬如高適豪傑之士其肯為哥舒翰用乎是故卑微其官使之發激立功

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兒○一作幽并兒師曰幽并二州逼近羗戎其俗皆習鞍馬馳射高適本儒生今能跨馬有似幽并之兒以其文武兼資故也學堂曰哥舒貪功黷武五月興師深入此其幕府非君子之所宜處惟如鷹之飢者未免側翅隨之如高生是也其曰右似并州兒亦非美其武勇意以非幽并人則安得騎哥舒軍馬乎造語雄深託寓諷切欲使哥舒不愠高生內省宜乎後人之妄揣而苟譽也

脫身簿尉中鮑曰適以封丘尉不得志去故云始與擷楚辭趙曰擷主棄切鮑曰擷楚言擷有罪者或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非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陋何況親犴獄敲搒發姦偷此豈身受杖如漢諸署郎耶

借○問○今○何○官○觸○熱○何○武○威○答○云○一○書○記○師曰武威即京州夢弼曰甫問適今已辭擷楚而為何官盖適

之行期正當五月小麥熟時觸冒暑熱而向武威【[illegible]】
翰掌書記也書記謂掌護兵符軍撽露布之任也

【堂】曰抑揚備至

所媿國士知。

【洙】曰豫讓云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人實不易知。

【夢弼】曰易以豉反輕也【洙】曰范雎傳侯嬴謂信陵君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更須慎其儀。

【[illegible]】曰詩敬慎威儀【夢弼】曰適既媿哥翰以國士禮與之結知甫因戒之曰人相結知不為易得當小心謹慎無恃才高驕傲於主將則為失人也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

一作旗【彦輔】曰旌麾謂旌旗麾蓋將兵者所建

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

【夢弼】曰大將行兵無宮室可居惟以青油幕為府以避風雨唐制從軍歲久者始得大郡高適今在翰幕府為書記十年間出須得大郡故云自可持旌麾豈非特達乎足以慰甫懷思之情而無所恨也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

【師】曰自古丈夫功名成遂亦在晚年不必皆少達也文選云嘉穀不早熟大器當晚成甫既勉以十年出幕府恐嫌於遲暮故有下句【澤堂】曰此十一句皆用一

意反覆語特斟酌常恨結驩淺[夢弼]曰左傳願結驩於二三君[草堂]曰以下方暢親愛之情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洙]曰蘇武詩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商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師]曰驚風回飈也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師]曰昔王粲有從軍詩適本文墨之才不以軍事廢擲篇章甫之所囑者以此

奉留贈集賢院崔國輔于休烈二學士[鶴]曰公以天寶九載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俾待詔集賢院召學士試文章崔于二學士當是試文之學官也

昭代將垂白一作老[夢弼]曰天寶十載公年四十歲途窮乃叫閽[夢弼]曰叫閽言叫天子之閽而愬之也公時奏三大禮賦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夢弼]曰公獻三賦而帝奇之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師]曰天老乃天子之老指

宰相春官禮部也帝命宰相試文章故天老出題目而春官考之也倚風遺鶂路夢弼曰鶂與鷁同倪歷切水鳥也公言倚賴風而往矣返遭回風而遺失其所往之程路此甫以喩不由於科第以進身也左氏僖公十六年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隨水到龍門夢弼曰謂龍門但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此甫以喩因奏賦待詔集賢院而試文章也劉敞曰龍門在封州三秦記魚登者化為龍竟與蛟螭雜寧無鸞雀喧夢弼曰謂到龍門而不過則猶蛟螭也遺鶂路而不進則不免為鸞雀之所喧笑也朱曰言不能自致霄漢故雜蛟螭也鸞雀喩小人青雲猶契濶一作青冥連鴻洞師曰言卑棲而遠於天也澤堂曰青雲與陵厲不成對似當作青冥猶契濶陵厲不飛翻趙曰公以文彩動人主矣意其遂騰踏進用止授河西尉不行改右衛率府兵曹而已此公所以歎也澤堂曰言雖陵厲而身不得奮飛也儒術誠難記夢弼曰公歎是時武吏見遇而傷儒冠之誤身也家聲庶已存批家聲庶已存此語可念不遇而自決云

爾〔夢弼〕曰杜陵有南北杜皆名家公詩有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是也〔釋註〕曰雖不得進取仕宦獻賦動人主抑有以振起文獻家聲此爲幸耳

故山多藥物〔夢弼〕曰故山指襄陽之峴山也公本襄陽人徙河南鞏縣其在長安則居于杜陵

勝槩憶桃源〔夢弼〕曰桃源在鼎州

欲整還鄉旆〔夢弼〕曰甫既不見用遂有歸故山採藥之興也

長懷禁掖垣〔夢弼〕曰懷謂思念集賢院崔于二學士也學士院在禁中中有東西兩掖垣乃禁墻也

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夢弼〕曰甫獻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常稱述故有是句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鶴〕曰天寶九載秋七月乙亥置廣文舘於國子監而鄭虔首膺博士之命則詩當在天寶十二載作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批〕便自流動〔趙〕曰橋在長安萬年縣郭外之西南

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夢弼〕曰谷口鄭子真以子

庚　支

真比廣文也濠梁同見招沫曰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夢弼曰濠梁以莊惠喻甫之
陪廣文也澤堂曰國朝嘉靖間詩祖此平生為幽興去夢弼曰為于偽切未惜馬
蹄遙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批看起兩句境希曰潭當廣運潭在萬年縣趙曰漢
食貨志木千章註大材曰章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
鱠香芹碧澗羹趙曰碧澗皆狀物之語而薛公補遺以為地名名偶同耳非是澤堂曰羹
色如澗翻疑柁樓底夢弼曰柁徒可切正船木也晚飯越中行批字字形
容師曰越地盛有芹魚行船中多煑芹鱠魚故云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趙曰戎王子說者以為花名義固然矣又言別月支
是必月支之物師曰月支西域國何將軍嘗征西域禽其王子歸朝傳其地花草數種異花開

絶域ㅅ 翠堂曰花是月支之産今在於此自花而看則絶域也 滋蔓匝清池 匝一作接

漢使徒空到 趙曰張騫於西域止移胡桃石榴苜蓿而不移此所謂戎王子是為徒空到矣

神農竟不知 趙曰神農不知謂本草不載此花也 露飜兼雨打 夢弼曰打徒挺切也

擘開拆漸離披 漸一作日批吾讀此再四感歎甚多以其首尾備至故也

旁舍連高竹 踈籬帶晚花 碾渦深沒馬 鄭曰渦烏禾切水囬也 朱曰碾渦碾碨磑間水渦漩也

藤蔓曲藏蛇 藏一作垂批又極幽僻 詞賦工無益 無一作何趙曰公時為布衣故云

山林跡未賒 趙曰言我之蹤跡不久在山林也澤堂曰賒深也

畫捻書籍賣ㅅ 批子美因羨何山林之趣至欲賣書結茅甚形容其志願也鄭曰捻正作拈如兼切廣韻指取物也 來問爾東家

剩水滄江破 殘山碣石開 批剩水謂引江作池殘山謂破石作洞夢弼曰殘山

謂假山也滄江碣石山水之雄者也言何將軍山林
之樂分得滄江碣石之真趣也【鶴】曰漢武紀至碣石
註此石著海旁碣特立之貌
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補註】召溪曰世俗喜
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者即厭之然
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
入于妙苟不當理則親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
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
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
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
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絕妙古今至於言春容閑
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
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盤水
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
盡長江衮衮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
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烟轉孔雀徐開扇影
還其吊古則有暎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
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
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銀甲彈箏用 蘇曰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曾卸以銀作指甲取其有聲澤堂曰此銀甲乃
將軍用以破矢者今用為箏指甲金魚乃將軍朝服佩用今用之沽酒此皆偃武就閑之實事與綠沉金
鎖之句同致若謂銀甲只是箏人恒用指甲則何等死句耶 金魚換酒来 魚一作盤趙五
與移無灑掃 趙五
字足以狀其好事而貪亦可見以客故貪蘇曰阮孚為常侍以金貂換酒
字自真 随意坐蒼苔 趙曰此尤見其野逸之興
風磴吹陰雪 夢弼曰磴丁鄧切石橙之道也 雲門吼瀑泉 夢弼曰瀑薄報切又
蒲木切 酒醒思卧簟衣冷欲裝綿 欲一作得 野老来看客何
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趙曰淳朴者太古之世也以其
山野乃淳朴處也澤堂曰此與飄疑柁樓底同疑越中疑淳朴便是園林在郊坼非遠僻之意也
棘樹寒雲色 澤堂曰譬 茵陳春藕香 澤堂曰譬夢弼曰本草茵陳經冬不死因

舊而生故名脆添生菜美趙曰生菜非一美而得陰益食菌陳春藕愈添其美也
簟涼趙曰言鋪食簟於棘樹之下陰其涼也謂之益則山中已涼矣益野鶴清晨出
出一作至山精白日藏杜各一趣夢弼曰言地僻也元宇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
蟹夜出晝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夢弼曰過古禾切經也走馬定昆池趙曰皆何將軍山林所經
過之處希曰安樂公主請昆明池為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醉把青荷葉師曰
青荷葉酒杯也狂遺白接羅師曰白接羅巾也晉書山簡每出遊多之習氏園池置酒輒醉
兒童歌曰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刺船思郢客夢弼曰刺七亦切穿也郢楚都也楚人善
操舟晉山濤詩刺船蓮花浦郢客思遨遊解水乞吳兒洙曰乞丘既切與也吳兒善泅趙曰
南人謂北人為傖父北人謂南人為吳兒皆常語也澤堂曰乞猶許也坐對秦山晚江

湖興頗隨 澤堂曰剌船觧水即江湖興想處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批言外亦具世變 醒酒微風入 批倒語意燉 聽詩靜夜分 澤堂曰別意特景

絺衣桂蘿薜 鄭曰薜比激切 凉月白紛紛 批不乏選曰白紛紛言其在薜蘿之間如此也

幽意忽不愜 夢弼曰謂欲歸也 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 一住一作注 批水自無住但出何氏林便覺境別如此最是妙意 夢弼曰水住言水欲住也 澤堂曰言不隨我而住留也

回首白雲多 一作雜花多 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 澤堂曰窮途一歡會借人暫時耳舞則可笑其顛歌也有意此極矜持忼慨處故意尊在自笑誰憐四字上熟諷可見

秪應與朋好風雨亦来過

醉時歌公自註贈廣文館學士鄭虔師曰按虔本傳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在館貧約甚澹如也

諸公袞袞登臺省臺一作華廣文先生官獨冷洙曰袞袞言相繼而登賢不肖無所辨也趙曰明皇愛鄭虔之才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處之則為冷官可知

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洙曰甲第甲乙丙丁之次也晉書傳咸曰今賈豎皆厭粱肉此詩傷時多無功而受祿希曰後漢鄭太有田四十頃而食不足公以鄭廣文故用此意

先生有道出羲皇夢弼曰羲皇謂伏羲氏也趙曰暗使陶潛自謂羲皇上人也

先生有才過屈宋宋一作文夢弼曰屈宋謂屈原宋玉也德尊一代常轗軻夢弼曰轗音坎說文車不平也軻音可折軸車也一曰轗軻失志也或作坎坷義同

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

絲〔師〕曰褐毛褐之衣賤者所服褐短窄言貧約衣不掩脛也被日糴太倉五升米

〔師〕曰日糴言無宿儲也太倉陳腐之米其價廉賤者日食五升言食指寡是知其貧不能贍養僕妾故也

〔鶴〕曰按古史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公困於長安故亦在

日糴之數〔補註〕糴他歷切市穀也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

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真一作直〔趙〕但能痛飲即為吾

師非謂鄭也〔洙〕曰禰衡與孔融作爾汝交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

花落一作簷前細雨燈花落〔夢弼〕曰沉沉言人寂也人寂雨細寧不發動酒興耶但覺高

歌有鬼神〔師〕曰言聲幽怨也焉知餓死填溝壑〔洙〕曰前漢朱買臣妻曰如

公等終餓死溝中耳相如逸才親滌器〔洙〕曰司馬相如傳文君奔相如俱之臨邛盡賣

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著犢鼻褌與庸僕雜作滌器於市中子雲識字終投

灰

閣【洙】曰劉棻常從雄學作奇字王莽立棻以獻符命被流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不田茅屋荒蒼苔【洙】曰陶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東帶見督郵潛乃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里命篇曰歸去來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彥輔】曰子美之意以謂至聖大惡同歸於盡而已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批】開闔動盪讀之至老不厭不憾

上韋左相二十韻【鶴】曰韋見素襲父爵從明皇入蜀為左相此詩乃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時投之題或後來追書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鳳曆軒轅紀【洙】曰昭十七年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註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史記曰黃帝名軒轅【夢弼】曰曆所以推日月星

辰之數**龍飛四十春**夢弼曰龍以喻君易乾卦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沫曰自玄宗即位至天寶十一載四十年也龍飛謂玄宗即位也**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趙頌相業多矣未有如此軒豁快意者沫曰荒大也八方也歐民庶於仁壽之域夢弼曰謂見素為相調和一元之氣運轉洪鈞以陶成萬物遂使八方荒遠之民咸躋于仁壽之域也**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夢弼曰賢佐老臣指見素之父湊謂其遺風餘烈至今人思憶之故以傳說漢臣為喻也沫曰書高宗命傳說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漢趙充國傳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揚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應圖求駿馬**夢弼曰此謂像父而求其子果得見素之賢用以為相也趙曰魏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帝世得大宛紫騂馬一匹形法應圖沫曰梅福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士猶以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驚代得麒麟**夢弼曰麒麟喻見素也張揖漢書音義曰雄曰麒雌曰麟其狀麇身牛尾狼蹄一角何法

盛證祥記騏驎者毛虫之長仁獸也牝鳴日遊聖牡鳴日歸和

泌汰江河濁

【夢弼】曰汰他盖反言見素為相得以進退百官奬清廉而去貪濁也

調和鼎鼐新

【鄭】曰鼐乃代切【洙】曰言為相也說命若作和羹用汝作鹽梅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

韋賢初相漢

【洙】曰韋賢字長孺授昭帝詩宣帝即位為丞相

范叔已歸秦

【洙】曰史記范雎字叔更名姓曰張祿入秦昭王說之拜為客卿封應侯相秦【夢弼】曰言見素之父湊先仕隋後歸唐故以范叔歸秦喻之也【澤堂】曰引事不切非指湊也

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

【夢弼】曰傳經言韋賢父子皆以經術相繼為漢相今見素父子亦然也【洙】曰韋賢兼通禮尚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豫樟深出地滄海闊無津

【夢弼】曰豫樟大木也滄海百谷之所會也喻見素宗枝之茂慶源之長有如此也

北斗司喉舌

【夢弼】曰見素從玄宗入蜀詔兼左相天寶中為兵部尚書【洙】曰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

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

東方領搢紳[師]曰書畢公率東方諸侯八應門右見素時為相率百官故云領搢紳

持衡留藻鑑[師]曰見素天寶五載為吏部侍郎銓選平允故云

聽履上星辰[夢弼]曰聽他經反上星辰言其親帝之旁猶言上雲霄也[洙]曰漢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一作餘陰照北鄰[余]曰左傳波及晉國君之餘也

聰明過管輅[洙]曰魏方伎傳管輅字公明喜仰視星辰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徐州號為神童[師]曰天寶十五載八月肅宗立改元至德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肅宗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乃其時也及祿山死日月皆不差今見素所言如此故曰聰明過管輅

尺牘倒陳遵[批]遵長於尺牘與驚坐倒迎本不相涉此其用事之化[夢弼]曰公以陳遵為言則知見素必善書扎惜乎史氏不書於傳因公詩見之倒猶傾

服也按前漢游俠傳陳遵字孟公畧涉傳記贍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為榮豈是池

中物【洙】曰吳志周瑜云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由来席上珍【無己】曰記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廟堂知至理【補註】坐廟堂之上知至極之理也風俗盡

還淳【趙】曰此言宰相之能事畢矣才傑俱登用【夢弼】曰書堯典若時登庸註庸用也

愚蒙但隱淪【夢弼】曰公自謂病肺不堪求仕但隱淪山谷非若韋公之才傑登用于廟堂能使風俗追還復古之治也長卿多病久【夢弼】曰長展兩反公自比也【洙】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常有消渴病子夏索居頻【夢弼】曰索昔各切蕭索也公又以自比也禮檀弓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久矣迴首驅流俗【夢弼】曰言與流俗驅馳不能脫去其累也孟子同乎流俗生

涯似衆人【夢弼】曰言貧賤與編民等也莊子養生主篇其生也有涯楊子學行篇賢人則異衆

人巫咸不可問【夢弼】曰巫咸善知人貴賤壽夭甫雖貧賤多病猶能安於分命莫肯扣問

真

斯人而有覬覦之心也按舊序伊陟贊于巫咸說文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筮[宋]曰列子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存亡禍福壽夭

鄒魯莫容身[夢弼]曰甫自言東西南北之人故有比於夫子之不容於世也[宋]曰莊子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衞窮於齊厄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豈足貴耶

感激時將晚[師]曰傷衰老也蒼茫興有神[夢弼]曰蒼茫曠遠貌言清興之迢遠如有神皆感激之所致也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麗人行[鶴]曰天寶十二載楊國忠與虢國夫人隣居往来無期或並轡入朝不施障幕道路為之掩目冬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于國忠第於是作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夢弼]曰詩韓章句鄭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秉蘭祓除[趙]曰晉宋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月三日為題唐開元中都人遊賞於曲江莫盛於中和上巳節此三月三日所以水邊多麗人也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

細膩骨肉匀[批]第三第四語便爾親切蓋身親見之自與想像次第不同耳此亦所當識也

[杜]曰此曲盡麗人之容好矣宋玉九辨有靡顔膩理

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補註][何]曰上段子蹙成金孔雀銀麒麟皆蹙繡之衣紋也

頭上何所有翠為㔩葉垂鬢脣[夢弼]曰㔩烏合切㔩葉婦人鬢邊花以翠羽鋪飾其狀輕微也

背後何所見[批]樂府體

珠壓腰衱穩稱身[夢弼]曰衱居業切爾雅曰衱謂之裾郭璞云衣後裾也稱昌孕切宜也予謂腰衱即今之裾帶綴珠其上壓而下垂也此皆形容麗人顔貌衣裳服飾之盛曲盡其妙矣

就中雲幕椒房親[夢弼]曰雲幕為鋪設幕次如雲霧之垂也指貴妃姊妹兄弟之嬌盛也[沐]曰漢書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又以椒塗宮室亦取其溫暖辟除惡氣[澤堂]曰已上泛指麗人以下别出貴戚奢縱之状本意在此

賜名大國虢與秦[沐]曰唐后妃傳楊貴妃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

封號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出入宮掖勢傾天下歲給錢千貫為脂粉之費紫駝之峯出

翠釜峯一作珍夢弼曰此言飲食之美至珍矣駝謂橐駝其脊上有一肉高如峯然其味最美也

水精之盤行素鱗[illegible]語特迭蕩稱前魚肉互見[illegible]曰行謂以盤盛膾次第進之也

犀筯厭飫久未下夢弼曰酉陽雜俎安祿山恩寵莫比其所賜有金平脫犀頭梵之筯

鸞刀縷切空紛綸夢弼曰縷切言切膾如絲縷之細也詩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註鸞刀刀有鈴者言割中節也西征賦饔人縷切鸞刀若飛黃門飛鞚不動塵洙形容驕貴至黃門飛鞚不動塵自是氣象後来東坡借用貼出得又明夢弼曰鞚口送切馬勒也謂鞚勒其馬疾如飛也黃門謂中人之使者也董巴輿服志禁門曰黃闥中人主入故曰黃門御廚絲絡送八

珍絲絡一作絡繹夢弼曰甫言天子寵予之隆也絲絡謂天子遣使送御廚食相繼亦繹絲不絕蘇曰按尚膳貴嚴故以絲繹護衛之絲絡如綺疏也洙曰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淳熬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

肝臂也又食醫掌八珍之齊簫鼓哀吟感鬼神鼓一作管洙曰詩序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

賓從雜還實要津夢弼曰從才用切隨行也還大合切迨也此譏其男女揉雜也要津謂顯要當權之臣也洙曰劉向傳雜還衆賢

後來鞍馬何逡巡夢弼曰貫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逡巡

當軒下馬入錦茵軒一作道夢弼曰茵褥也言當墀下馬而入乎鋪地之錦褥言其氣勢洋洋然旁若無人也

楊花雪落覆白蘋夢弼曰覆敷救切蓋也此言觀宴女者挨撥頭上花落狼籍覆地也或曰後後魏孝文帝尊宣武靈皇后胡先華為皇太后後臨朝攝政淫亂幸楊白花以意言之則蘋為正而楊花為邪言覆白蘋者欲掩其惡也此詩托意為刺楊氏作柳子厚楊白花詞云楊白花風吹度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蓋廣子美之詩意也

青鳥飛去銜紅巾批擁從如雲衝拂開合綺靡駿捷之盛作者畫出次第宛然楊花青鳥兩語極當時之意自不必人人能識也夢弼曰紅巾婦人之飾所以覆食者也青鳥銜取之以賜觀宴者趙曰青鳥應

如鸚鵡之類豢養馴熟飛銜紅巾此止借西王母以青鳥為使名之**炙手可熱勢絕倫**勢一作正**慎莫近前丞相嗔**近一作向〔批〕此兩語結上明後来鞍馬又丞相所寵嬖者又過秦虢也意極可想〔夢弼〕曰炙手可熱言勢焰之熏灼也丞相指楊國忠也貴妃用事其兄國忠為丞相勢焰熏炙中外觸之者即為虀粉故甫所以戒當時士大夫無為譏切其黨以取禍害也按唐書國忠本傳時國忠代李林甫為相盛氣驕慢百寮莫敢相可否又天寶故事國忠與虢國夫人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時與虢國並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為戲諠闐路觀者無不駭歎

重過何氏五首〔鶴〕曰前詩云千章夏木清今詩云春風啜茗時前既以為天寶十二載作則此當是十三載春也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夢弼〕曰東橋第五橋也〔趙〕曰言欲重過主人所以托為問訊其竹而報許之也〔澤堂〕曰問竹平安將軍報之此亦伉爽豪奇崛處竹乃使將軍重**倒衣**

還命駕。【趙】曰倒衣為聞報而欲往急命駕也倒衣如詩顛倒衣裳 高枕乃吾廬【批】謂得其報書即顛倒而前既至便如吾廬高枕而卧焉意圓羡【洙】曰主人無間故客至則安之若吾廬也

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批】此與蜻蜓立釣絲閑趣畫景两極自然【夢窩】曰妥吐火切【趙】曰句法則花技安妥之際有鶯捎掠於蝶溪聲喧沸之中獺趁魚也【師】曰花妥言花安靜也捎欲捎取之花無情而鶯有情溪無意而獺有意靜中有動意古人立語多如此【希】曰曲禮正義云妥下也又引庾氏云妥頹下之貌蘓氏謂關中之人謂落為妥是

重来休沐地【師】曰休沐言此可以休歇為湯沐之所【澤堂】曰將軍休沐之所也

真作野人居【批】猶吾廬也【[illegible]】曰言野人居則幽静可知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趙】曰樽與榻皆前日之所設樽在而榻未移又見將軍之好客【澤堂】曰此再過之意

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夢窩】曰犬迎客鴉恐

犬害其子故護之此十字句法也澤堂曰此句輕重不等蔡批近是

雲薄翠微寺夢弼曰翠微寺在終南山之上本太和宮也天清皇子陂夢弼曰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陂北原上有秦葬皇子塚故因以名之向來幽興極步屣過東籬澤堂曰全篇皆重過意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趙曰置硯於石欄之上也桐葉坐題詩趙曰題詩於桐葉之上翡翠鳴衣桁夢弼曰桁下浪切橫木也蜻蜓立釣絲澤堂曰目前景物無不拾自今幽興熟一作自逢今日興來往亦無期

頗怪朝參懶洙曰樂於安閒故懶於朝參朝參謂朝參謂希曰自唐以來有朝入參之名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夢弼曰甲言金鎖謂以金

先

綠連鎖之也搶言綠沉謂以綠色之物沉沫其柄也甲抛於雨槍卧於苔有以見將軍偃而不用倦於朝叅也
手自移蒲柳夢弼曰蒲柳揚也家纔足稻粱看君用幽意
白日到羲皇批白日不待夜夢而見沫曰陶潛高卧北牕自以為羲皇上人趙曰言白日則有雍容閑暇不盡之意
到此應嘗宿相留々可判年師曰判年半年也澤堂曰若見主人淹留可以判斷一年住此也
蹉跎暮容色沫曰蹉跎差跌也暮容衰暮也
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々日一作路澤堂曰暮容蹉跌林泉只悵望而已悵望乃企羨之意
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々把酒意茫然趙曰言未霑微祿此為布衣時也公方三十九歲冬方獻三賦次年方召試得官故此言斯遊恐不遂其意也澤堂曰以微祿買田可知唐時賦祿之厚也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